

88

抗戰小說選



子
習
稿

抗戰小說選目次

新生

某夫婦

白斃

別人的故事

千家村

兩錢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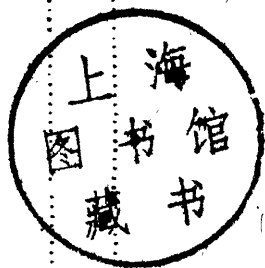
鬼影

野外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6263B



張天翼 (一)

巴金 (三九)

沈從文 (六二)

靳以 (七一)

故魯彥 (八七)

王西彥 (一〇一)

羅洪 (一二五)

艾蕪 (一三五)

~~1590756~~

新 生

張天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怎麼，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漠先生麼？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鬚梗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付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整年不揩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那付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漠先生用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鬼子，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陷的時候的情形，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也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顴骨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漠有滿肚子的憤怒。可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不會使性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祇是表現了急躁。

李逸漠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的时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素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兩母女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那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方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我的新生！」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

可是逸漠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的逸漠不是過去的逸漠。過去的逸漠在那裏學陶潛，而現在的逸漠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撥出來——請逸漠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漠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多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書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部聚在他那隻右手上，一把抓着拳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緊瞧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面搖幌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棵臘梅總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按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然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都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哪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握鼻涕。他吃了一驚，慢慢地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的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呃，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畫圖是選修，」逸漠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大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剪和尚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一掀，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宣傳都不是藝術？」

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揮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礮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礮去回答他們！現在頂偉大的是前線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不欠一欠了：祇坐在畫架前面乾叫。

「那麼柯勒惠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漠想。

他們師生互相盯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有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牠老

早就在旁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一聲喊似的。

逸漠先生猜到他自己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瞅了一眼。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了一付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一開口——自己也都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這個——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這個——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地幫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尙頭一直沒來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口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是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樣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一談完了事務就走掉的。

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逸漠！」——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麻點。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了逸漠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漠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人又熱心，又虛心。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一坐就是十幾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到晚都默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上有那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付勁兒。

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漠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

叫他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吃點酒罷。」

「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找個人陪陪你呢？——呢，找陳先生來好不好？」

「他會吃酒嗎？」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

「我們這學校裏——哼，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接着又用一種校長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字也寫得挺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脾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老潘攤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

「請你看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一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

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你就得遷就，低頭，忍耐……」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煙燃點着，帶種憐憫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夠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跟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哼，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漠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不斷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篩着，不斷地啜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耽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吃酒呢——傷我的心。我寧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啜了一口，還啞了啞嘴，很舒服地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眶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吃這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

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很慚愧似地說：

「我在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罈陳紹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年雖然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吃點酒。……我酒呢是吃不多的，我祇愛那吃酒時候的風趣。……呃，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嚶！你應當去坐一坐的！」逸漠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會吃酒。一塊蔴菇豆腐乾，兩碗遠年，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累了似的嘔一口氣。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爲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盒圖章，他那些書籍跟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了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聽着。逸漠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拚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呼的聲音——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道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漠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呃，老潘，你的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怕！」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直到小內姪爲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齷齪，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沒封信……發牢騷……訴苦……娘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爲得想做點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校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

逸漠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往下一沉。

一個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去了他逸漠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都粉成橘櫞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點，祇有簡簡單單一點家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

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他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應他。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妹，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要什麼。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里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礮台，一部梅村家藏稿。他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早晨一樣——窗幔子打開了一大半，給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疎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煙，看了吳梅村幾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恬靜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這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

……不過南柯記裏那個盧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

他打了一個隔兒，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

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

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把他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

在他這個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蘆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滬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還有一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一

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

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還是一九三一

年九月以前……」

「替你泡了一壺濃茶，逸漠，」老潘很高興般的走了進來，「你先吃一點八卦丹囉，怎

麼樣？」

逸漠先生嘆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地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着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你不懂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倆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漠先生認為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頭徹尾，而老潘對他逸漠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付高吭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饕餮叫這一色菜，天天叫這一色菜，不許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事來找他，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

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會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半個吃酒的人麼，除開那個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的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着一些事務，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敬點個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走路。

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

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漠」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漠畫出這樣的畫來！……噓，真混蛋！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次星期三在圖畫教室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求李先生再給一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礮台煙聽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躺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懶懶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部陳列在閱報室裏，纔是好幾十個人攢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判他幾年徒刑才對：老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逸漠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兒吃，吩咐他們單開到他屋子裏，他們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要吃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夠把校役喊到。而茶葉——他親自去買來的據說是頂好的祁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有一點香味。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煙一摔。「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他伸一個懶腰，起來呷了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子上一頓。

唉，喝幾杯去罷。於是鎖了房門走出來。

找誰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漠先生躊躇着。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剛剛吃過什麼太甜了的東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脚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無意中踱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黯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籃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飄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什麼事務！

逸漠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見他，會請他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頭，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剎那——他竟想

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麼着，這天晚上吃酒的時候，仍舊是一位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要走。……但是走到那裏去？——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帖。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腿有點瘤。照逸漠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漠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買碑帖，也是歡喜玩玩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零五個字，」逸漠先生說：「易培基他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是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蔑地眯着一雙眼睛。「我也灰心了，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個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擠出這樣一個戰事來。唉！」

逸漠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嗯，抵抗！」那個把嘴角往下一彎。「抵得人家贏麼？抗得人家贏麼？——徒然自討苦吃！」

「那麼我們難道讓日本人來佔領中國啊？」

「到也不是什麼讓，……總之——總之——唔，你打人家不贏，何必又自討苦吃呢。你——打一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漠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綴着一泡白沫，他用小拇指的長指甲把牠掏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日本鬼子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又有了反日份子。好了，這樣一來，日本鬼子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業。……游擊隊

有什麼用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這裏闖一下，那裏闖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日本鬼子一搜索，這個地方的無辜良民倒弄得個玉石俱焚。……」

「但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歡迎游擊隊哩，」逸漠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鄉受糟蹋。」

「哼，自衛！哼！你有大炮沒有？你槍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把地方上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常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漠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週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親耳聽見對方那些論調，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漠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煙，性急地坐到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發抖，腮巴上也發起熱來。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

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領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帶厲地這麼教訓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夠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

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慣於跟人在這類題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叫別人聽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祇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服爾泰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某種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十分精到。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不時對門口瞅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的疆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瞧着他手裏的

煙，叫他意識到了什麼，就掏出煙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煙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看上面的牌子。那張綳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祇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煙，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吃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眼色釘着對方。

「唔，那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且去上一下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去吃那些小店。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家裏去，還是爲了送還那卅石鼓文。從下午五點鐘談到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地噤哩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而要打回頭，因爲他忘記了帶皮夾子。「喂，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本應該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動聲色地把一杯一杯酒喝下去。同時滿斯文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煙盒裏拿烟抽，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甲剔牙齒，然後往旁邊畢剝一彈，在桌沿上抹幾抹。

這麼一個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上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樣，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種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這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談詩，談金石畫畫。……」

可是這幾天逸漠先生自己也感得到——他跟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炫耀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過一付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幅倪雲林的山水，上面有張叔濟的闕政，總是這一套。

「他吹牛，」逸漠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言語。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盡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不想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種祇可對自己人談的那付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漠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斷袖癖，」而那個體育教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章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薪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

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些，逼得逸漠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開一點兒。

「潘棧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一羣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最好是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抿嘴，點了點頭，又重複了一句——

「反動分子。」

這些秘密——逸漠先生認爲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他沒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祇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像以前找老潘一樣老是吃這樣一味菜呢？

他的經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廝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回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花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吃喝才可以調劑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那盞藍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櫛櫛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一下一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臟上？他似乎還聽見那個更夫的脚步響——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漠先生照平素那麼躺在床上，抽着煙。他近來每天喝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很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

的。他從來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還肯照應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難受地喃喃着。「我人緣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樣的戰事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早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她甚至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去她準會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脣，紅着眼睛對着篋子釘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板上一摔。

「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呢！哼！好像是我陷害她的！」

手裏的煙掉到了地下，他彎身去檢的時候，連紙團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不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十塊錢，可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份

的理由——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樣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要有銀錢來往的好。橫豎我自己過得過，不會向人家去告借的。」

逸漠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精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為一切的過錯——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至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寫着帶李北海筆意的一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煙，像他寫小品文那麼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吾已說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

歎一口氣，抽一口煙，手上的煙燻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僧，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爲了怕他丈人或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獸」下面來了一個「！」隨後又覺得這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歎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戰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床綳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燙，腦筋昏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路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牠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一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逸漠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鬪了五十年的中國……

然而他責備自己：

「這種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拿出一點力量來。他應當去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想起了阿拉伯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答允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

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點發苦。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聊。他伸了個懶腰，走去撕了一張日曆。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個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留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嘆聲唱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漠先生一個人在屋裏看看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壺祁門。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那裏跟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法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照樣畫他的畫，刻他的圖章；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

受到什裏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平津是和和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和平平處下去。不是有些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漠先生啜了口茶，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塞，他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子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床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錶在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下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記在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生活——唉！

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了呢？

「所謂敵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自己的迷亂：不知道剛才那句，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姐要是還在

家鄉裏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很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鄉呢——游擊隊打得很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煙，叫校役來煮泡過一壺茶。而他還好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牠給別的岔開去。他腦子裏像雷那轟轟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看罷……」

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是因為有游擊隊，因為要搜索游擊隊，這就有了暴行……他一下子記起了這是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到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煙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揮個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住了似的。

「這個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煙蒂，然後把陳先生那張條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用手指在紙面上摸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白雲，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流着。屋子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隱，一會兒顯。逸漠先生的臉子也一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搓了搓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老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會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很不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子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點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唉，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是回去打游擊，而

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那苦悶，就爽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排遣，好好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十分熟的。並且一定又是有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那付瀟灑勁兒隨隨便便一跨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凝固得成了滯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你難道想找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脚步在小石子路上性急地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下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有點吃力似的。

真的，我老潘喝酒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自己多花了酒錢！

逸漠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腳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個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的迎面走來，大概是回學校吃中飯的。逸漠先生低着腦袋裝做沒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拖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個會。

聽見後面有誰咕咕咕咕的，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吃了一驚，回頭瞟一眼——那兩個學生可已經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偏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找章老先生吃吃酒就算犯罪呀？哼！」

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

某夫婦

巴金

三年前和我同路去漢口，而且在那裏遇見溫的朋友，忽然寄信來向我打聽溫和他太太的消息。這封意外的信使我放下工作想了一個整天。我想的是我回到四川以後聽見看見的和那對夫婦有關的事。

我是去年十月底到重慶，那時我住在西郊某友人的家。我到重慶後的第二天，溫和他太太便來看我，他們不是一道來，溫太太來得較晚，大約半點鐘光景，卻是一路回去的。

在重慶看見溫，在我的確是一個意外。我離貴陽前就聽見朋友說溫到甘肅去。他和幾個熟人一起到那邊做事，說是抱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回來的決心去的，還帶了太太孩子同去。直到和溫見面，我才知道前些時在貴陽聽見的大半是朋友間的推測或誤傳。

「明方不向我去，她還要回江津教書，」溫說，他的稍長而略現蒼白色的臉上常帶着他常有的溫和的微笑。

這笑容和我在漢口看見的沒有兩樣。但是臉頰却較那時的略瘦，臉色也比較黯淡一點，

而且唇邊一圈黑硬，使他顯得老了好幾歲。只有那隻手和我的手握時還是十分有力。

「你要當心身體呀，說不定你過不慣西北的氣候，」我忽然就心地提醒他說。

「不要緊，我身體相當結實，」他毫不在意地甚至自負地答道。

我不相信他這句話，他的身體一點也不結實。近一兩年來朋友們常常談起他的「神經衰弱」。現在我又見到他的缺少血色的臉。這不是單單用一點勇氣便可以抹煞的。但我也不能在動身的前一天囁嚅不休地向他談掃興的話，使他承認自己身體的不行，所以我只是關心地再叮囑一句：

「不過無論如何當心一點，總沒有害處。」

這道個我也曉得，「他點點頭，他笑笑，他又說：「一個人多吃點苦也好，我以前太沒有吃苦了，其實到那邊也不見得就吃苦。」

於是他興奮地向我談起他的抱負來。我這時才知道他和朋友們同去甘肅，他的目的地却是另一個縣分，他們到一個軍校的政治部做事，他則去幫忙一個做縣長的朋友。那個縣城離軍校政治部的所在地不遠，縣長年紀不大，是一個願意苦幹的熱誠的人，我和他也曾見過一兩面。這友人做縣長有半年多了，據說還得着當地百姓愛戴。溫可以同這友人合作，而且我

相信他可以幫忙這友人做出一點成績來。

說不定會有人罵我做官了，」溫忽然自語似地說，他把眉頭略爲一皺，但馬上一個微笑又使他的雙眉開展了。

我不注意這句話，但也沒有答他，我却問道：「聽說你抱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回的決心，真的嗎？」

他笑笑，稍微帶點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那是他們在向我開玩笑。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樣：既然到了那邊，總得住個三五年才算白跑一趟。說實話，我年紀也不小了，也應該做出一點事情才好。」他說得慢，但語調相當有力，態度也誠懇，這證明他的確是抱了決心，而且他對這事情多少有點把握。

我爲他高興。一個人找到做事的機會是應該高興的。

「這很好，這很好，」我表示贊成。我也笑笑。

我這話似乎使他很高興，他站起來，在房裏踱了幾步，忽然含笑望着我，囁嚅地說：「要是我做得有成績，你將來可以來看我嗎？」

「一定的，一定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

他的臉上現着滿意的表情，他又說：「明方明年暑假要帶孩子來，你要是能和她一道走，那是好極了。」

就在這時候明方來了。幾年前我叫她做明方，現在我開玩笑地稱她做「溫太太」。胖胖的，高高的，眼珠黑黑的，眼睛圓圓的永遠穿着布衣服。

「你到底來了，就好像你和他被安排着要在重慶見一面似的，」她和我握了手，望着我笑道。「他聽說你來了，真是高興得很。」她的眼光轉到溫的臉上。「我們都這樣想，恐怕今年不能夠在重慶等到你了。」

「但是我來了，我當初也料不到還會在這里看見你們的。」我感動地說。

「不過他明天就要走了。」她放低聲音感觸似地說了這一句，忽然轉過頭去。

房裏甯靜片刻。還是我開口：「孩子呢？怎麼不把孩子帶來？」

她已經掉回頭來，臉上仍還留着微笑，好像她並不會有過什麼憂慮似的。她答道：「孩子在他們外祖母那裏，我們今天走了幾個地方，怕他吵，便沒有帶出來。」

孩子只有八個月，我沒有見過，聽說很可愛，平時不愛哭。

「其實我們應該把小明帶出來給你看看才對，」溫接下去說，「我們起先原有這個意

思、後來因為明方要去看兩個同學，怕在路上不方便，才把他留下來的。」小明便是孩子的名字。

「不要緊，橫豎你太太還要下重慶來，下次我們還可以碰見。」我說。他已經告訴我，他太太把他送走後第二早晨便搭船上江津去。他們兩個都不會有功夫再到我這裏來。

我們不再提這件事，卻夾七雜八地談了不少別的話，談到我，談到他們夫婦，談到許多我們共同的朋友。我們三個人談得非常高興。

天色開始陰暗，他們說是有着別的約會，必須告辭走了。我的挽留使他們僅僅多耽擱十幾分鐘。

「現在一別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再見了。」他緊緊捏着我的手戀戀不捨地說。「你怎麼就忘記了，他剛才還答應明年同我一道去西北的，那時我們一定要他至少住一年。」他太太好像故意說這話來安慰他，同時也像安慰她自己似的。她仍在微笑，眼光溫柔地愛撫着他的臉，不過我看見她一雙細眉略略一皺，鼻樑上現出一點紋路，但馬上又成爲平坦了。

「是的，你一定要來，我希望有一點成績給你看。」他說着臉上現出一點喜色，從他的

眼裏射出來的是帶着自信的眼光。

「那時孩子開始講話了，你們家裏一定很熱鬧的。」我順口說道。

「是呵，那時小明會亂蹦蹦跳跳，吵得人不安的，」明方聲音清朗地笑道，她的眼睛帶着喜悅發光了。

做了父親的溫的臉上也帶着同樣的表情。他溺愛地說：「小明完全像我。脾氣就同我一樣，而且恐怕比我還大。」

「這都是你嬌養出來的。」明方含笑地抱怨一句。

溫笑了，他解嘲似地對我說：「這是沒有辦法的。看見一個小生命慢慢地長起來，他會笑，會動，會看你，不由得你不心疼他。其實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你，」他掉向他太太，「你和你母親也是一樣嬌養他。」

明方沒有話講了。他們走的時候還懇切地囑咐我不要去給他們送行，因為我向他們打聽汽車和輪船出發的時刻與地點。溫坐車走，明方搭船去。她遲一天走，我至少來得及送她。

但是兩個人我都沒有送，這天晚上我就因為旅途勞頓的關係病倒了。發燒，頭痛，胃口不好，四肢無力——我連下樓也覺得麻煩，更不敢想到去汽車站和江邊了。

不過我的思想還能夠跟隨他們，躺在床上我睡夢模糊中彷彿望見了汽車開動，輪船起錨；清醒時我暗暗禱祝他們旅途平安。

兩個月以後，寄來一封短信，說他在那邊過得很好，但也很忙，因此沒有時間給我寫信，希望我暑假踐約去看他。又說他太太也許會提早行期，甚至最近就動身也說不定。

讀到這裏，我不覺微笑了。溫從來就不喜歡寫信，即使有時間，即使朋友們寫了長信給他，他也不高興拿起筆寫幾句回答的話。這是一個出名的怕寫信的人。朋友們知道他的這脾氣，朋友們也原諒他的脾氣。

信到後第六天的傍晚，明方忽然來了。她第一句便說：「我來向你告別。」

「怎麼，你真的就要到那裏去？」我驚問道，我想起了溫的信。

「當然真的，」她笑着點點頭，「我親戚幫我買到一張飛機票，剛才來通知，說明早晨起飛。」她臉紅紅的，精神煥發，帶着很興奮的樣子。

「爲什麼這樣快？」

「我也想不到，我還是昨天上午到重慶的，所以我現在很匆忙，也不能和你多談談。」她匆匆忙忙地說，剛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站起來。

「那麼你明天便可以看見他了。」我鼓舞地說一句。

她立刻了解我指的是誰，便答道：「明天還不可以，至早也要後天，還要坐一段汽車。」

「後天也是很快的，」我說，又問一句：「小明也帶去嗎？」

「帶去的，」她答道，過後又笑着解釋道：「他掛念小明掛念得不得了，每封信都問到小明這樣小明那樣。要是不把小明帶去，他一定不依我的。我從她的笑容裏看出了一個母親的慈愛。」

「其實我看你也捨不得離開小明，」我笑道。她也笑笑。這應該是一種滿意的笑。過後她問我道：「你要給他帶什麼信嗎？」

我想了一想。我有許多話要對溫說，我應該寫信的，可是來不及了，而且我不想在這時候拿筆，一時恐怕也寫不出什麼。我便放棄地回答她：「沒有，請你替我問他好。」我又加一句：「我希望他在努力做事之外，還要好好地保養身體。」

這後一句話在她聽來應該是多餘的。然而她却帶着誠懇，感謝接受了牠，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告別，她感動地說：「我一定把你的話轉達的。」她又叮囑道：「你暑假一定要來呵，我們等着你。」

我爽快地答應着，一面把她送下樓去。我看着她進了黃包車，又望着車天飛跑地把車子拉走了。

她去後一直沒有信來。過了一個月我到了成都。某一天聽見一個朋友講起溫太太也在這里，我覺得很奇怪，詳細一問，纔知道那班飛機機件發生了障礙，在成都停下來便沒有再飛。乘客們有的搭下一班的和以後的飛機走了。有的則被留在成都等候空位；明方便是被留下來的客人中的一個。

我第二天去看明方。她住在一個舊同學的家裏，（那同學夫婦都是某銀行的行員），正抱了孩子在客廳裏玩。她熱誠地歡迎我，我的來使她感到驚喜。

「想不到我還會在這裡看見你。」我笑着說。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在這裡等這麼久的。」她笑答道。

「他常有信來嗎？」

「常有信來。他很着急呢。」

「他身體還好罷，工作怎樣？」

「身體不大好，工作倒還不怎麼困難。」

我們繼續談了幾句關於溫的話。白白的圓圓臉的小明睜大他那對滾圓滾圓的黑眼睛望着我，忽然「嘿嘿」地笑起來。

「你在笑什麼？小明，你認得黎伯伯嗎？你喊黎伯伯，喊呀！」明方逗弄小明道，她把自己的臉頰偎近小明的，兩個人的臉頰都是紅紅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小明，他會講話嗎？」我指着小明問道。

「還不會哩，不過會喊爸爸媽媽了，」她答道，又對小明講：「小明喊聲爸爸呀，喊爸爸——……」

孩子用勁似地喚了一聲，相當清楚。

「他爸爸要是聽見，一定很高興的，」她得意地說，一張臉因笑容顯得十分明亮。「呵，小明，喊伯伯，黎伯伯。」

「是的，這孩子真乖。他爸爸看見他去，一定很高興。」我接下去說，我想起溫去甘肅的前一天對我說的關於孩子一段話。

她問起一些關於我的事情。然後我問她：

「那麼你什麼時候可以再飛？」

「大約就在這兩三天，航空公司的人說下一班飛機一定有空，他們會來通知的，我昨天纔去問過。」她聲音平靜地說，沒有一點焦急，顯然她對搭下一班飛機去蘭州的事情很有把握。

我答應過一兩天再來看她。隔了一天早晨我再到她那里，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告訴我，她要回重慶去了。「……他昨天來了信叫我不要去，他說他自己也預備回來。」

「爲什麼要回來？他在那邊不是工作得很順利嗎？」我驚訝地問道。我又加上一句：「我還打算今年暑假去他那里呢！」

「據說那個做縣長的朋友也要離開，還有兩個朋友也要走，已經有了一些意外的障礙……」她說着，一對細眉緊緊皺在一起。

「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我關心地問。我也感到一點失望。

「恐怕還要等兩三個月，我打算先回江津去教書，等他回來再決定下半年的計劃，」她慢聲答道。

「也好。」我順口吐出這兩個字，心裏却在想別的事情，我的確預備暑假中到溫那里去看看，我從沒有去過西北，很想趁今年比較閒空的時候走一趟。現在聽說溫要回來，那麼我

去西北的計劃恐怕只好打消了。「小明呢？」我忽然問道。

「在樓上睡着，」她答道，眼光掉向樓上，眉毛開展了，嘴邊浮出一個微笑。過後她好像回答我的「也好」兩個字似的，接着說：「他回來也好。他最近來信說身體不好，神經衰弱相當厲害。那邊事情多又難于應付。回來稍爲休息一下也是好的。不過——」

「對，我很贊成，我就甘心他身體吃不消。」我猜得到跟在她的「不過」後面的是些什麼話，而且我也想過來的：這應該是「他又白跑了一趟」之類，我和她有着同感，我們都不盼望他這時掃興地回到重慶。我不願意聽她再說下去，便打斷她的話頭。

「我想還是勸他養息一年，或者在一個中學裏稍爲擔任一點功課，等他身體養好了再出去做事。你看這樣好不好？你也可以幫我勸勸他，你的話他倒肯聽，就是你們兩個平常都不愛寫信。」說到這里，她微笑了，在這笑容中閃耀着一線希望之光。我看出來她還是這樣深切地愛她的丈夫，我替溫暖感到幸福。

這時她同學家的女傭從外面進來，報告說：「有錢行了。」又聽隔壁有人在嚷：「拿出來了。」

「那麼你等一下，我去把小明喊起來。」她匆匆說着就站起來，往樓梯邊走去。

在這個城市裏，發預行警報是用一面旗來表示，旗子上寫明白「注意情報」，插在十字路口有警察崗位的地方。因此有人看見旗子就說：「拿出來了，」意思就是：發了預行警報。

明方抱了孩子下樓，小明帶着瞌睡的樣子，睜着眼睛，沒有哭，也不笑，頭上戴一頂白毛線帽子，身上穿一件白毛線衣服，臉紅紅的。

「我們小明瞌睡還沒有醒，連媽媽也不肯喊，連黎伯伯也不肯喊。」她笑着逗弄孩子道。一隻手還提着一個皮箱。

「你把箱子給我，我替你拿。」我伸手把箱子接過去。

「你沒有別的事情？」

「沒有，我陪你去躲警報，」我答道。

「那麼，謝謝你。」明方微微一笑，過後又去同小明講話，她搖動他的身子，把臉喂着他的臉頰，他的眼睛漸漸睜大，他終於「嘿嘿」地笑起來。

女傭收拾好東西，提了一個布包出來，我們看着她鎖了大門。她走得很快，我同明方慢慢地後面走，明方抱着孩子，我提皮箱。

天空堆着好些灰白雲片，但是陽光還不時穿過雲堆射在街上。我看不見一線藍天，便斷

定道：「今天不會有敵機來的。」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報告空襲警報的汽笛又含糊糊的響了。

少數人驚惶地跑起來。一部分人加快脚步往前走。明方對我笑道：「你說敵機不會來？」孩子在她肩頭睜大了眼睛望着我傻笑。

「現在只是『空襲』怕什麼？」我笑着答道。我們已經走近城牆邊，望見那缺口了，人們接連不斷地爬上城牆缺口，走下城外菜畦荒塚間去。我們也由這地方出了城。我看明方的鼻頭上流出幾顆汗珠，呢大衣沉重地在隨身後擺動，便問道：「你累嗎？」

「不累。」他搖搖頭答道，過後又把鼻尖觸小明的臉頰，愛憐地說：「你小眼睜東張西望，究竟在看些什麼？」

「孩子快樂地『嘿嘿』笑起來。他對我說：『人家跑警報，他倒在看熱鬧。你看他兩隻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多半以為這麼多的人都在趕會，所以他很高興。』」

「這孩子倒很可愛，他一天老是笑。」我接口說。我們一面講話，一面走，路窄人多，我們走得慢，後來我們跨過一條乾溝，走到一塊種着幾棵柏樹的墓地上去。

土堆似的墳畔蔓草叢生，墓碑全倒下來，有的埋了一半在土裏，不肯讓人看見一個字。

明方撻了一塊較光滑的石碑坐下，寬慰地嘆了一口氣，我看見她臉的四周冒着熱氣。孩子活潑地在她的膝上跳躍着。

「有了孩子真磨人，他一天一天地重起來。」她抱怨似地說。但是看她的臉色，我知道她對這孩子是極滿意的，果然她馬上添加一句：「不過幸好他還不愛哭。」

「小明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曉得你們兩個都愛他。」我接着說。

「是呵，他父親才真是愛他，每封信都要問起他，問他身體加重沒有，問他會不會喊爸爸，問他是不是常常笑……問得太多，連我也都忘記了，」她笑着說。

「做父親的大概都是這樣。」我口順回答一句。我這時剛剛在一個快要被踏平了的墳頭上坐下，就聽見炮聲一響，知道是解除警報了。我們便動身走到城裏。

下午我陪她到航空公司把去蘭州的票子退了。四天以後她搭了某銀行的車子回到重慶去。

那天早晨我去送行，那是行員眷屬坐的車子，送行的人不少，明方坐的是左邊靠窗的坐位。開車的時候，她同孩子都伸出頭來望我，我對她揮手，孩子睜着那對烏黑的圓眼睛嚶嚶地笑着，引起好些送行者的注意。我看看孩子又看看母親，我覺得她們太相像了。

三星期以後，我回到重慶，仍舊住在西郊友人的家裏。溫沒有來信。明方早到江津去了。我去過一封短信問起溫的消息，她回信說，溫大約兩個月內可以動身；她在江津教書，鐘點不太多，生活還好，暑假中要回到重慶來。

但是不等到暑假她便回來了。她沒有來找我，我也無法見到她。等我知道她來重慶時，她已經動身去廣元了。她給我寄來一信：

「××：我是得到他在廣元病重的電報，才趕到重慶來的，現在找到了直達廣元的車子，明天便動身。臨行匆忙，沒有能來看你，請你原諒，心裏亂得很，只求他病勢無變化，讓我在那邊好好地看護他，把他安全地送回重慶……明方。」

字跡相當潦草，不像她平日寫的信。

我等着她帶來好消息。我向各處打聽溫的病情，始終得不到一個確實的答覆。

明方一去就沒有信來，但是有一天意外地她自己來了，她回來了，她站在我的面前，她還是高高的，眼珠黑黑，眼睛圓圓的。然而她瘦了，她的笑容消失了，兩頰的健康紅也褪色了。她不會開口，我便知道她要向我報告什麼樣的消息。

「你看見他了嗎？」我顫抖地低聲問道。我低下頭不敢看她。

「我去遲了。」她聲音嘶澀地答道。我忍不住抬起眼睛來，她惱恨似地微微搖著頭，眼睛是乾燥的，裏面却有幾根紅絲。

「怎麼這樣快？我簡直想不到。」我苦痛地說。

她不答話，低下頭，坐在我斜對面，一隻手撐着右邊臉頰，屋裏是一陣難堪的靜寂。忽然樓下院子裏響起一個小孩的清脆的笑語聲，接着有兩三個年青的聲音哼起一首歌。

「小明呢？」爲了打破這沉默，我發問道。

她抬起頭看我一眼，眼睛亮了一下，好像暗灰色天空裏閃起一股電光。她仍用苦澀的聲音回答我：「他還在他外祖母那裏。」歇了一下她又說：「他一點也不曉得。」她似乎想笑，却又不能笑，代替笑容那臉上現出一下拘攣。

「他不曉得倒好。」我點着頭，我這時想說幾句安慰她的話，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句子，我心裏苦痛着，怎麼能夠裝出平靜的笑容？我接下去再說：「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他一定是好孩子。」

「是的，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她似乎得到一點安慰地說，過後她又加上一句：「沒有父親的孩子從來長得很快。」

這句話使我打了一個冷噤。她的嘴又閉上了。我注意地看她的臉，臉上失却了從前的那種光彩。眉毛深鎖，眼睛是乾的，眼白上泛着淺紅色，眼皮略微腫起來，她一定哭得太多了，現在才顯得這麼冷靜。

「他沒有留下什麼話？」我不想再拿這種話問她，但是話語自己衝出我的嘴來。

「沒有。」她搖搖頭答道。

「那麼他害的什麼病？為什麼這樣快？為什麼他們不早些打電報給你？」我不應該說這些類似審問的話，但我的苦痛逼着我把牠們吐出來，用牠們來折磨她，也折磨我自己。

「我不知道。」這短短的冷冷的答話是她遲疑了片刻才說出來的。這使我感到驚愕，使我發出下面一句問話：

「他葬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她臉上的陰雲堆得更厚了。

我不能了解她為什麼要這樣冷淡地回答我，我有點不滿意，便追逼地再問一句：

「你真的到廣元？」

對我這問話她似乎並不感到驚奇，她仍還用她的苦澀的聲音回答我：

「汽車過了河，駛進這座古城，我還看見那巍峨的鼓樓，我覺得城裏一切都很有樸素，安靜，那裏決不像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下車時，還疑心我在做夢」。她嘆了一口氣又說：「我現在真正在做夢了。」

是的，那是廣元，我識得那個地方。她講得不錯。那古鎮的景象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在那裏住了三天，不，四天。找到車我馬上就逃走了，我恨那個地方，我怕那個地方，我永遠不要再見那個地方！」她忽然換了語調，提高聲音切齒地說。

「但是他的遺體不是葬在那裏嗎？」你既然到了廣元，怎麼又說不知道他埋葬的地方？」我驚奇地問道。我想，難道她受了大刺激以後弄得神經失常了嗎？不然她為什麼對我說這些不可理解的話？

她睜大眼睛望着我，好像我說了什麼傷害她的話似的。仍舊是那兩顆漆黑的眼珠，但是他們現在顯得多麼不靈活。忽然她把眼球大大地動了一下，把頭往後一仰，然後猛烈地搖着頭，我這時注意到她有着那麼長那麼濃的頭髮！她感情奔放地用相當高的聲音說：「他沒有病，也沒有人埋葬他，幾顆炸彈打得他沒有一點踪跡，真是一點東西也沒有留下來！」

「這不可能，不會是真的！」我彷彿受到迎頭一個炸彈似的，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

來，把手在桌上一拍，辯駁似地大聲嚷道：「你不是說接到他病危的電報嗎？」

「那是他們騙我的，他們想不到我會馬上趕到廣元去，他們還給我打了一個他病故的電報，可是我自己到了廣元了。我親眼睛看見那個地方，城牆還有一個小小的缺口，這就是那天轟炸的痕跡，死的人不只一個，坑已經填平了。」她停了半刻，又說：「我住了四天，每天都在那個地方徘徊許久。我遇到一次警報，我不走，我就站在那個缺口旁邊，我想這應該是他站過的地方，我希望一個炸彈把我也打得粉碎，讓我和他埋在一處，讓我的血肉同他的混在一起。我真想就這樣死去。但是那天敵機却偏偏不來。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我從沒有像那天那樣失望過的。」她疲倦似地嘆了一口氣，「以後，我就走了，永遠離開廣元了。」

我沒有話講，只得頹喪坐地下來，現在除了安慰的話以外我似乎不應該對她說別的話，但是我將用怎樣的話安慰她呢？

「我要走了。」她站起來用無可如何的低沉的聲音說。

「你且坐坐罷。」我慌張地挽留道，我想不到她會走得這麼快。我希望她多留一些時候，我覺得有許多話要對她說。

「我不想坐了。我本來不想對你說這些話的，現在終於說了，其實說了這麼多，也覺得

心裏暢快一點。」仍是用低沉的聲音慢慢說出來的。她的眼光無力地看四周，右手伸上去按着頭髮。

「那麼你……」

她不等我把話說完，就答道：「我回到江津去教書。我自然還應該活下去。」

「小明呢？他還好罷，他會成爲你的安慰的，你應該……」以後的話沒有說出來，但她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來，新近消瘦的臉龐又顯得有了生氣，我看見一絲笑意從愁雲堆中擠出來，但馬上又被另一些陰雲蓋上了。她同意地點點頭，說：「是的，單是爲了小明，我也應該好好地活下去，我應該好好地教養他，所以我要把他帶到江津去。他在我身邊，就像他父親也在我身邊一樣。他將來一定可以做他父親未做了的事。」她停頓一下又加上一句：「不知道會不會輪着他來給他父親報仇。」

這後一句話我當時不大了解，但她走了以後，我忽然想明白了。她說得對。要是讓小明出來替父親報仇，那未免太遲了，至少也還要等十幾年。這廣大的中國土地上不是還有着溫的許多朋友麼？不是還有着無數的像我這樣的和溫同運命的智識分子麼？若說報仇，那應該

是我們的事，無論如何不該輪到小明。

我把明方送上進城去的公共汽車。她臨走時答應到江津後便寫信給我，她果然不失信。但是那封信以後就再沒有消息來。我去過兩次信，都沒有得到回答。在這中間，三個月又過去了。最近我忍耐不住，便到她的母親那裏去打聽消息，據說她和孩子都活得很好。我想，我以後也用不着爲這年青的母子耽心了。

我把以上的這些事情都寫在回答那朋友的信裏。最後我用下面的話來結束這封信：

「你應該記得約翰·克利斯多夫的話：『能夠剛強是多麼好！一個人剛強而能夠受苦是多麼好！……』我寫完明方的事，克利斯多夫的有力的語言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應該做你所能夠的。是的，根據羅曼，羅蘭的一個主人公的理想，一個英雄便是竭盡自己所能的人。那麼，我們的朋友明方的確是一個竭盡着自己所能的人了。我們再沒有理由爲她耽心。……」

我提到約翰·克利斯多夫，因爲我這時正在重讀羅曼·羅蘭的這部小說，而且我還預備把牠給明方寄去。

爲了工作我需要清靜與單獨，因此長住在鄉下，不知不覺就過了五年。

鄉下居住日子一久，和場面社會似乎都隔絕了，一家人便在極端簡單生活中，喪走連續而來的每個日子。簡單生活中似乎還另外有種并不十分簡單的人事關係存在，即從一切書本中，接近兩千年來人類爲求發展爭生存種種哀樂得失。他們的理想與願望，如何受事實重縛挫折，再從束縛挫折中突出，轉而成爲有生命的文字。這個艱苦困難過程，也彷彿可以接觸。其次就是從通信上，還可和另外環境背景中的熟人談談過去，和陌生朋友談談未來，當前的生活一與過去未來連接時，生命便若重新獲得一種意義。再其次即從少數過往客人中見出這些本性善良欲望貼近地面可愛人物的靈魂，被生活壓力所及，影響到義利取捨時，是個什麼樣子，同樣對於人性若有會于心。

這時節，我面前桌上正放了一堆待覆的信件。和幾包剛從郵局取回的書籍。信件中提到的，總不外戰爭所帶來的親友死亡消息，或初入社會年青朋友與實生活迎面時，對於社會所

感到的絕望，以及人近中年，從誠實工作上接受寂寞報酬，一面忍受這種寂寞，一面總不免有點鬱鬱不平。從這種通信上，我儼然便看到當前社會一個斷面，明白這個民族在如何痛苦中，接受時代所加於他們身上的嚴酷試驗，社會動力既決定於情感與意志，新的信仰且如何在逐漸生長中。倒下去的生命，已無可補救。我得從覆轍中給活下的他們一點希望，也從覆轍中認識認識自己。

二十六歲小表弟黃××，新六軍任通信連連長，在華容爲掩護部屬搶渡，救了他人救不了自己，陣亡了。同時陣亡的還有個聶清，爲寫文章討經驗，隨同部隊轉戰各處已六年。

『……人既死了，爲做人責任和理想而死，活下的徒然悲痛，實在無多意義。既然是戰爭，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萬千年青人，誰不對國家前途或個人事業，有種光明希望和美麗的夢？可是在接受分定上，希望和夢總不可能在同樣情況中破滅。或死于敵人無情砲火、或死于國家組織上的弱點，二而一，同樣完事。因爲前一輩的不大振作，自私而貪得，愚昧而殘忍，使我們這一代爲歷史担負那麼一個沉重担子，活時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時如此胡塗而悲慘。更年青一輩，可有權利向我們要求，活得應當像個人樣子！我們努力來讓他們活得比較公正合理些，幸福尊貴些，不是不可能的！』

一個朋友離開了學校將近五年，想重新回學校來，被傳說中昆明生活楞住了。

『……這是一個古怪地方，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具備，然而鄉村本來的素樸單純，與城市習氣作成的貧治複雜，却產生一個對照，使人痛苦，湖山如此美麗，人事上却常貧富懸絕到不可想像程度。到處是鈔票在膨脹，在活動，大多數人的做人興趣，即維持在這個鈔票數量爭奪過程中。鈔票越來越多，因之一切責任上的尊嚴，與做人良心的標尺，都若被壓扁扭屈，慢慢失去應有的完整。正常公務員過日子都不大容易對付，普通神商宴客，却時常有熊掌魚翅，鹿筋，象鼻子點綴席面。奇特現象中最不可解處，即社會習氣且培養到這個民族墮落現象的擴大。大家都好像明白戰時戰後決定這個民族百年榮枯命運的，主要的還是學識。教部照例將會考優秀學生保送來這裡升學，有錢人子弟想入這個學校肄業，恐考試不中，且有樂意出幾萬元代價找替考人的。可是公私各方面，就似乎從不會想到這些教書十年二十年的書獃子，過的是種什麼緊張日子。本地小學教員已到月有五千收入，大學校長收入在四千元左右，大學教授收入在三千元幣上盤旋，完全近于玩戲法的，要一條蛇從一根繩子上爬過。戰爭如果是個廣義形容詞，大多數同事，就可說是在和一種風氣習慣而戰爭！情形雖已夠艱苦，實際並不氣餒！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養惑疑和否定的種子。這

是支持我們唯一的撐杆，也是重造這個民族品德的一點轉機！」

這種信照例是寫不完的，鄉下雖清靜，無從長遠清靜，客人來了。主婦溫和誠摯的微笑，在任何情形中從未失去。微笑中不僅表示對於生活的樂觀，且可給客人發現一種純摯同情：對人對事無邪的同情。使得間或從家庭中小小犄角過來的女客人，更容易當成一個知己，以傾吐腹心為快。這一來，我的工作自然停頓了。

湊巧來的是胖胖的×太太，善于用演戲時興奮情感說話，敘述瑣事能委曲盡致，表現自己有時又若故意居於不利地位，增加一點比本人年齡略小的愛嬌。女孩兒家喉嚨響，聲音大，一上樓時就嚷：

「××先生，我又來了。一來總見你坐在桌子邊，工作好忙！我們談話一定吵鬧了你，是不是？我坐坐就走！真不好意思，一來就妨礙你。你可想要出去做文章？太陽好，晒晒太陽也有好處。有人說：晒晒太陽靈感會來。讓我晒太陽，就只會出油出汗！」

我不免稍微有點受窘，忙用笑話自救，「若想找靈感，依我想，最好倒是聽你們談談天，一定有許多動人故事可聽！」

××先生你說笑話。……可別罵我，別把我寫到你那文章中！他們說我是座活動廣播電

台，長短波都有，其實——唉，我不過是……」

「一個心直口快的好人罷了。你若疑心我是罵人，我常覺得你實有天才，觀察事情極仔細，描畫人物興趣又特別好。」

「這不是罵我是什麼！」

我心想，不成不成，這不是議會和講堂，決非口舌奮鬥可以找出結論。因此忽略了一個做主人的應有體貌，在主婦微笑示意中，離開了家，離開了客人，來到半月前發現「綠壓」的枯草地上。

我重新得到了清靜與單獨。

我面前是個小小四方朱紅茶几，茶几上有個好像必需寫什麼的本子。強烈陽光照在我身上和手上，照在草地上和那個小小的本子上，陽光下空氣十分暖和，間或吹來一陣微風，空氣中便可感覺到一點從滇池送來冰涼的水氣和一點枯草香氣。四圍景象和半月前已大不相同：小坡上那一片發黑垂頭的高粱，大約帶到人家屋簷下，象徵財富之一部去了。待翻騰的土地上，有幾隻呆呆的戴勝鳥在尋覓虫蟻吃食。那個石榴園，小小蠟黃色透明葉片，早已完全落盡，只剩下一簇簇銀白色帶刺細枝，點綴在長滿蘿卜秧子一片新綠中。河堤前那個連

接滇池大田原，極目綠蕪照眼，再分辨不出被犁頭劃過的縱橫赭色條紋。河堤上那些成行列的松柏，也若在三五回嚴霜中，失去了固有的俊美，見出一點蕭瑟。在暖 and 明朗陽光下結隊旋飛的蜉蝣，更早已不知死到何處去了。

我於是從面前這一片枯草地上，試來仔細搜尋，看看是不是還可發現那些綠色斑駁金光燦爛的小小甲虫，依然能在陽光下保留本來的從容閒適，帶着自得其樂的輕快神情，於草梗間無目的地漫遊，並充滿游戲心情，從彎垂草梗尖端突然下墮？這結果自然完全失望。一片泛白的枯草間，即那個半月前爬上我手背若有所詢問的小小黑螞蟻，也不知歸宿到何處去。

陽光依舊如一支溫暖的大手，從×千萬里外向一切生命伸來。除卻我和面前土地，接受這種同情時，還感到一點反應，其餘生命都若在「大塊息我以死」態度中，各在人類思索邊際以外，結束休息了。在陽光下表示生命雖已完結責任猶未完結神氣的，是枯草間有着放光細勁枝梗帶着長穗的狗尾草類植物，種子散盡後，尚依舊在微風中輕輕搖頭。

天還是那麼藍，深沉而安靜，有灰白的雲彩從樹林盡頭慢慢湧起：如有所企圖的填去了那個藍的蒼穹一角。隨即又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所抑制，在無可奈何情形下，轉而成爲無目的的馳逐，馳逐復馳逐，終於又重新消失在藍與灰相融合作成的珠母色天際。

大院子同住的人，只有逃避空襲方來到這個空地上。我要逃避的，却是地面上一種永遠帶點突如其來的襲擊。我雖是個寫故事的人，照例不會拒絕一切與人性有關的見聞，可是從性情可愛的客人方面所表現的故事，居多都像太真實了一點，待要把它寫到紙上時，反而近於虛幻想像了。

……正當我們和朋友商量到一個嚴重問題時，另外一位愛美而熱忱，長於用本人生活抒情的×太太，突然侵入我的記憶中。

『××先生(向另一位陌生客人說)，你多大年紀了？我從××回來，人都說我老了，不像從前那麼一切合標準了(撫撫豐腴的臉頰)我真老了，我要和我××離婚，讓他去和年青的女人戀愛，我不管。我喝咖啡多了睡不好覺，我失眠，(用銀匙子攪和咖啡)這牆上的字真好，寫得多軟和，(用手胡亂畫那些不大容易認識的草字)人老了真無意思，我要走了。明早又還得進城，……真氣人。』×太太話一說完，當真就走了。只留下一個颶風來臨的空氣在一羣朋友間，雖并不見燬屋拔木，可把人弄得胡胡塗塗。這種人爲的颶風去後許久，主客之間還不免帶點剩餘驚悸，都猜想：也許當真會有什麼重大變故要發生了？離婚？服毒？……，結果還虧主婦用微笑打破了這種沈悶。

「太太爲人心直口快，有什麼說什麼。只因爲太愛好，事不能盡如人意，瑣瑣家務更多煩心，所以總歡喜向朋友說到家庭問題。其實剛才說起的事，不僅你們不明白，過一會兒她自己也就忘記了。明天進城一定是去吃酒，不是離婚的！」大家纔覺得這事原可以笑笑，把空氣改變過來。

溫習到這個驟然而來的可愛風暴時，我的心便若已失去了原有的謐靜。

我因此想起許多事情，如彼或如此，都若在人生中十分真實，且各有它存在的道理。巴爾扎克或高爾基，筆下都不會放過。可是在我腦子中，却只作成一種混亂印象，嚴若一頁用了失去時效的顏色，胡亂塗成的漫畫，這漫畫儘管異常逼真，但實在不大美觀。這是個什麼？我們做人的興趣或理想，難道都必然得奠基於這種人事猥瑣粗俗現象上，且分享活在這種事實中的小小人物悲歡，得失，方能稱爲活人？一面想起這個眼前身邊無剪裁的人生，一面想起另外一些人所抱的崇高理想，以及理想在事實中遭遇的限制，不免痛苦起來，我還得逃避，逃避到一種音樂中，方可突出這個無章次人事印象的困惑。

我耳邊有發動機在空中搏擊空氣的聲響。這不是一種簡單音樂。單純調子中，實包含有千年來詩人的熱情幻想，與現代技術的準確冷靜。再加上戰爭殘忍情感相揉合的複雜矛盾。

這點詩人美麗的情緒，與一堆數學上的公式，三五十種新的合金，以及一點兒現代戰爭所堅持的民族尊嚴感，方共同作成這個現象。這個古怪拚合物，目前原在二萬公尺以上高空自由活動，尋覓另外一處飛來的同樣古怪拚合物，一到發現時，三分鐘內的接觸，其中之一就必然變成一團火燄向下飄墮。這世界各處美麗天空下，每一分鐘內就差不多都有那種火燄一朵朵在下墮。我就還有好些小朋友，在那個高空中，預備使別人從火燄中下墮，或自己挾帶着火燄下墮。

當高空飛機發現敵機以前，我因為這個發現，我的心，便儼然從虛空倏然墮下，重新陷到一個更複雜人事景象中，完全失去方向了。

忽然耳邊發動機聲音重濁起來，抬起頭時，便可從明亮藍空間，看見一個銀白放光點子慢慢的變成了一個小小銀白十字架。再過不久，我坐的地方，面前朱紅茶几，茶几上那個用來寫點什麼的小本子，有一片陰影掠過，陽光消失了。面前那個種有油菜的一片田圃，也暫時失去了原有的嫩綠。待陽光重新照到紙上時，我寫了兩個字，「白矚」。

別人的故事

靳 以

「想不到，那個說是在前線打死的當兵的丈夫，前幾天又回來了，——」

我那個隱居的朋友，頂着正午的大太陽，從離城十里的鄉間跑進城，還是那麼急躁地無頭無尾地衝出了這一句話；然後就把自己交付給門邊的竹椅上，把長衫的下襟掠起來揩一次汗，隨後又用它當扇子般搨着。

我遞給他一杯涼開水，一把扇子。我又送過去另一把堅固的木椅，代替在他身下吱吱響的可憐的竹椅。

他是一個爽快的人，三十五六歲、抗戰以來忘記自己，爲國努力，跑了許多地方，担了不少危險，也着實吃了不少苦。忽然心灰意懶起來了，連本行教書的事也不幹了，獨自來在×城附近的鄉間，租了一點地，自耕自給；養雞養豬，就做起一個隱居者來了。可是他實在還不能全然忘情於城市，三五天總會跑來一次，把古今中外的憤懣傾訴一次，再買些城裏的物品，又隨着夕陽回到鄉下去。在城裏好像他只有我這麼一個去處。（彷彿那個縣長大老爺

也是他的老同學，可是他從來沒有去看過他，他和那些鄉裏的人却相處甚佳，別人都不拿他當外人看待，這是我到他那裏去住幾天的時候親看到的。他會治一點病，人的牛的豬的雞的都可以，我想也許是爲此纔造成他們中間融洽的感情。此外，他的性情雖然暴躁，心地却極好，喜歡幫別人的忙——這就是他惹來許多煩惱的主因，可是也爲他贏來鄉下人的敬愛。

我這一段描述使這故事的發展遲緩了，事實上他喝了一杯水，冒着更多的汗，一隻手忙着抹，另一隻手忙着扇，他的嘴也忙着說下去了：

「你不記得住在我屋後的那一家人麼？一共是三口：一個老太婆，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一直也沒有小孩子，——」

「就是從前你說過的，要把那長工招贅的那一家麼？」

他拍的把空着的手向大腿上擊了一下，幾乎是嚷叫着：

「就是呀！你也看見過的，不是那個年青的女人的丈夫出征去了麼，聽說他是獨子，本來抽不到的，不曉得怎麼一來，他就給抽去了，到我和他們做鄰居的時候，他已經兩年沒有音信了。可是她家中也有一個男人做工，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外鄉人，走到這裏，被他

們雇下來做長工的——」

「不是說招贅了麼？」

「你比我還心急，那是後來的事呀！說起來好像是不大體面，可是事實上又無人可怨或是可恥：那個老太婆的性情很好，她從來不吵不罵，只有想起自己的兒子的時候纔流着眼淚；可是不過自己哭着罷了，也不會把怨氣洩到別人的身上。照例她是關心她那許多隻雞的，還有三口豬，她不到田地裏去，一面看房子，一面照料這些牲畜，那個年青女人也真好，她不但能好好侍奉那個老太婆，她那健壯的軀體，由她挑担下田，什麼吃苦的工作都做得到。可是本來要兩個人纔做得了的田地，由她一個人做，顯得是太多了，她們就不得不化錢雇了一個長工，——」

他說到這裏，停一下，自己去倒了一杯水就站在那裏，頭一仰，一杯就空了。他跟着又倒一杯，端過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纔又接着說下去：

「這個長工又是一個好人，他不大愛說話，什麼事情都做，只有真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的時候，他纔坐在坪上的石磨邊，抽一袋烟，默默地望着藍天。那天有什麼好看呢，我也覺得很奇怪，也許他所看到的藍天上有他自己噴出來的烟霧幻成的雲彩吧？可是我沒有問過他，

他一向不大愛說話的，誰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或是有什麼樣的身世。他見了我總是笑着，有時候還替我做點事，全像他分內該做的一般，依照我那長工的說法，他不是一個做兵役的，就該是一個犯了案的強人，本鄉本土住不下去了，不得不遠走高飛，……」可是這些，對於我都不發生影響，我只知道他也是一個好人。

「在這三個好人之間，從來也沒有什麼爭執，這是左右鄰居一眼都看得到的，就是在他沒有招贅之先，人們也從來沒有說過什麼不三不四的話，因為他們中間所有的關係也都是清清楚楚的，後來大約是怕生活程度高起來了吧，工錢也跳着漲，什麼都貴，怕她們也計劃算起來有點不合算，而且出征的人一直沒有音信，老的就想到自己的死，少的想到下半世的生，於是他們就不知道怎麼說好了，後來——後來那個長工變成了贅婿。

「像這樣的事，在我們那裏平時實在是沒有的，可是現在不同呀，這不是叫做「大時代」麼？在這大時代中就有了大變化，什麼都變了，讓人摸不着頭腦，讓人不能規規矩矩做人；那麼這兩三個小小的人物的關係的變化，當然也算不得什麼事了。

「實在他們也還是沒有變，只有第二天大清早，我無意中看見她跪在溪邊的方石上，我還以為她趕早起來洗衣服呢！原來她是在那裏無聲地哭着，她不知道我會看到她——其實

我也只看到她的背影，從她那微微聳動着的兩肩，我纔猜想到她是在哭，我一不小心踩落了一塊土，發出一點聲音，她就驚惶地站起來，我想那時要不是水擋住了她的去路，她決不會回頭和我迎面相遇，把那一雙紅腫了的眼睛顯給我看的。她不得不從這條路跑回去，只是深深地埋着頭，兩隻眼睛只是看着地面，像一隻山巖從我身邊驚惶的竄過去了。

「此後一切就都如常了，他們照常和平沉默地工作，那個長工也會處，就真把那個老太婆當着自己親生的娘看待，事情弄得服服貼貼，那個老太婆也不再抱怨物價高貴，因為他們不必用錢買什麼，要用的東西挑出點什麼去就可以換來。

「就是這樣的日子也將半年了，想不到，那個說是在前線打死的當兵的丈夫前幾天又回來了！——」

他說到這里慢條斯里地頓住了，我本來是平靜的，現在倒有點忍不住了，有一點，不耐煩地說：

「開頭是這一句話，說了這麼大半天，還是這一句話，到底怎麼樣了？」

他並不回答我那略為急燥的問詢，嘴邊掛着微笑又去倒了一杯水喝着，這一陣他的性情彷彿比我的還要溫和些。

「你可以想得到略，當然要引起一場糾紛，鬧得大了也許還會出人命，是不是？」

他得意地這樣說着，我却帶了一點微愠地和他說：

「這些話不該你來問我，還是該我問你的。」

「不但你我，每個人都會這樣想這樣問的，當初我的長工告訴那個丈夫回來了。我就驚了一下，很自然地就有一種暴風雨之前的那種感覺，我在等待着，等待着——」

「就是等待也有一個限度吧？」

我也放開心，半取笑地插了這一句話問着。

「那個不一定，我就是那麼一天一天地等過來的。在期望中的雷雨並沒有來，日子倒是異常地安靜，我真想不到，許多也在等待着的鄰居們怕也無法想到，怎麼會一點事情也沒有呢？他們好像生成的一家，和善的一家，這倒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了。他們還是那麼安靜地工作着，只是當閒暇的時候，偶然被我看到在坪子上抽烟看天的又多了一個漢子，他很瘦，有一副黧黑的面容好像一個烤焦了的蕃薯，他也不太愛說話，他們在一處，倒像兩弟兄。

「這樣地又過了幾天，鄰居們的輿緻全都失去了，雖然感覺到這是一個謎，可是誰也不願意去解開它，就任它那麼安靜地存在着。是的，在失望之餘，我甚至於都忘記他們的存在

了，我們的長工也不再說話，因為這正是早稻熟的時候，他忙不過來，想找一個短工又因為怕抓了。那些做工的漢子都不知道游到哪方去了。所以他只好閉緊了嘴巴忙碌着，——有時候我也幫幫他，我會打穀子，打得不怎麼好就是了。

「那一天大清早，我正想趁涼快做點事，安安靜靜地我的房里來了幾個客人；一老一少的女人，前後那兩個丈夫，還有一個陌生的近四十歲的男子；我一看見他們，心裏想『果然有事出來了，』我自己的臉就先紅起來，很不自然地毛手毛腳讓他們坐，他們沒有坐，却怔怔地各放出一副呆相，他們沒有說話，我可更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嘴裏沒有說話，那時候我的心裏却在想：『不用說，一定得好好辦個交代，照這樣下去當然也不是事！那個陌生人總是請來的一位中人，怕是他們的親戚，倒想不出這場糾紛該是誰得誰失？』」

「我又堅持着要他們坐，爲的是坐定了好說話。他們就點着頭表示謙恭地微笑着。那兩個女人佔了一條長凳，那個陌生人自己坐了一張小圓凳，那個兒子在長凳的一端擠着坐下了，那個招贅的長工沒有地方可坐，就倚在門邊。

「還是那個老太婆先說，用手輕輕地拍着坐在她身傍的那個後背：『這是我的兒子，打

了幾年仗，兩三年也沒有音訊，總算平安回來了。」她說完就真心由衷地笑着，因為缺牙齒，她的臉頓然就顯出短了一寸多，我就說：

「那也是你的福氣呀，難得又骨肉重聚，——」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她那長長的一聲『咳——』打斷了，遺留的笑容馬上消失了，我還從她那簡單的聲音中讀出來一大篇的怨憤；可是她再也不說什麼了，緊緊地閉着她那癢嘴。正在這時候，不知道誰什麼時候提進來放在牆角的一隻大公雞，不耐緊縛着的脚咯咯地響着，纔打破這沉默，也引起我的疑問。

「『這隻雞——』」

我是朝所有的人詢問，那個當兵的就趕緊接過去：

「『一點小事，先生，一點小事麻煩你——』」

「說到這裏，他又像有點靦腆似地低下頭去。我要和他說了：

「『我知道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還是快點說出來吧！』」

「這話只在我的心中說了一遍，我卻一個字也沒有說，只是熱心地望着方纔說話的那個漢子，使他不得不勉強的說下去：

「我們是想麻煩先生寫個字據，就是，就是，……」

「他的眉毛一高一低地蹙着，喉嚨好像被這兩個字塞住似的，再也接不下去了，我都要替他說了：

「不是你把老婆正式讓給那個贅女婿，就是要他立一個字據，從此斷絕來往，反正就是這兩條路，選一個人做見證，煩我寫個字，免得日後有糾葛。」

「我們想請先生立一個讓妻據，——」

「我早就猜到了！」我恨不得能這樣大聲喊出來；可是「我們」這兩字引起我一點疑問便又問着他：

「誰？」

「我們，——我和他，——」他說着，伸出左手指定了那個倚在門邊的長工。

「是你讓給他，還是他讓給你？」

「我不解地問着，我早就算定這件事逃不出他們兩個的關係。」

「不是，先生，是我和他把我們的老婆讓給他，——」

「爲使我明瞭起見，他的左手這次筆直的指着那個坐在圓凳上的陌生人，那個人一直是

沒有一點表情的，這卻使我大大地驚訝了，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們怎麼竟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沒有法子呀，怎麼辦也不好，還是這一下大家都省事！』這句話他好像是自已咕噥着，卻也像是說給我聽的解釋。」

「在這個大時代中，奇怪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像這樣奇怪的事怕也不多見吧？我想聽到這裏，那個女人總該有所表示吧；可是她儘自埋着頭坐在那裏，像他們幾個人一樣，一點也不動情感，好像聽着一件別人的故事一樣！」

「真怪，真怪，這是我想不到的，——」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一面不斷地搖着頭，——「可是老兄，你得知道，這件事你做不得，因為沒有法律的根據，賣老婆已經是不應該了，怎麼還能兩個人一齊賣？你真得慎重一點，弄出事來連你也免不掉責任！」

「我纔不管這些，既然他們都心甘情願，我還管他們做什麼？世界上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爲什麼一定要他們這些小人物奉公守法？當時我怔了一下之後就顯得愉快地磨了墨，鋪好紙，先問着他們的姓名，這我纔知道那個陌生男子叫鄭德祥，是在城里開油糶鋪的，有兩個錢，沒有一個兒子，把這女人買去做二房，想能給他生一個男兒。那長工說沒有

名字，只記得姓李，於是由我作主叫他做李全，當兵的本叫黃金發，這次去打了一場仗，說是長官給他換了一個名字，叫做黃大勇。一切原來他們都已商量定了的：一共是一千二百元，每人分五百元，餘下的二百元奉獻給那個老太婆。我依照他們的大意寫好了，慢慢地爲他們又唸了一次，看他們都表示着滿意微微地點着頭，我纔又把那張紙放下，要他們蓋章。

「先是那個陌生男子很熟練地就把圖章蓋在他自己的名下，再坐回去就掏出成把花花綠綠的鈔票數着，那個長工問我他沒有那個東西該怎麼辦？我就告訴他右姆指的模印打在上面也可以，他就聽從我的，把手指向墨裏一磨，我把地方指給他，他還像看看倒正似地看了些時候，纔穩穩當當地印在上面，自己還伏在紙上看了許久。

「『先生，我——』」

「『你也是一樣就把右姆指印在這裏好了。』」

「『我生怕他找不到他的名字，就特意也指給他，他卻說：

「『先生，那我知道，我的右手在前線給鬼子轟掉了！』」

「『呵，呵，那，那就用左手好了……』」

「聽了他的話，我倒有點狼狽起來了，這時我纔知道我以爲他永遠在袖着的右手，却早

已不存在了！我覺得我的眼眶有一陣熱，好像被什麼酸了一下，我看到那個把左姆指從紙上再抬起來的漢子，臉色全蒼白了，他的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別人，只是半揚着盯住了空無一物的屋角。我也看過去，恰巧一個結網的蜘蛛絲斷了，它一下子就垂到地上，地上牆角的那隻大公鷄，一嘴就把它啄進去了。

「先生，那隻大公鷄，那隻大公鷄，……」

「他說着，接不下去了，這隻公鷄對我原來是熟稔的，牠有五斤重，時常在坪子裏昂首闊步，那個老太婆早就和我說過要留到過年祭神的；想不到被他捉了來，綁了許久，把那一點雄氣已經銷盡了，只是垂頭喪氣地臥在那裏。那個老太婆就替他的兒子說：

「那隻大公鷄是送給先生的，麻煩先生，心裏怪過意不去的，又沒有什麼好東西，送給先生過年的時候一家團聚殺來敬神吧，我們留着也沒有用了！」

「像是預備告辭了，他們都站起來，這時那兩個女人纔像觸到些什麼突然抱在一起了，——只是抱着並沒有哭，使我看到四隻淚汪汪的眼睛。

「『不要忘記錢了哇！』」

「那個買主好心地把一卷鈔票塞在他的手裏，他迅速地數了五百交給那個長工，好像再

也不看一眼就把它全塞在袋裏，當那個陌生人把一張字據收到自己衣袋裏，他也說：

「先生，到城裏去不要忘記到小店去坐坐，好東西或者供養不來，一杯茶一盤點心總缺不了，到明年也許能請你吃紅蛋呢！」

「他笑着，那笑聲那麼不中聽，我倒恨不得眼前有一顆紅蛋把他那笑的嘴堵住，我得和你說，我一直對他也無所謂，可是他的笑和他的話惹怒我，到他又說一句：『我們走吧，』我就想一脚把他踢出去了。」

「那個女人就一聲也不響地低着頭跟他走出去了，纔走了三五步，那個當兵的漢子又趕上去，從衣袋掏出一方毛巾來，啞啞地說：

「『這，這是一塊毛巾，是我受了傷躺在醫院裏別人慰勞我的，我，我沒捨得用，早就想定帶回家來給你，現在，就算我慰勞你吧！』」

「那女人接過去，看了些時候，又抬起臉來筆直地望着他，過後就猛然一轉身追着那個走遠了的男人，他們家的一條狗，追在她的身邊，不斷地搖幌着它的尾巴，有時還咬着她的後襟。」

「看看望不見了之後，他們母子二人，纔又向我道了一番謝，扶持着走回自己的家裏去

了。

「當我轉過身去，想回到我自己的屋裏，我纔看見還有一個不會走，他蹲在我的窗下，靜靜地抽着一袋煙，兩眼望定了遠天。一直到我走到他的身邊，他纔驚喜地站起來，這樣我纔看到他不是蹲着，他原來是坐在一個小小的行李捲上，他沒有說什麼，朝我笑笑，把煙袋裏的灰在牆上磕着。」

「我雖然也沒有說話，可是心裏在說：『你還在這裏等什麼？也該走了。』他好像猜到我的心意似地畏畏縮縮地和我說：

『先生，我是一個光身人，什麼東西也沒有，不能、不能酬勞先生，我知道我要送你錢，你一定不要，——』

「『我本來什麼都不要的，幫你們這一點忙算不了什麼。』」

「『是呵，我就想幫先生一點忙吧，你的稻子還沒有割完，變了天就要壞了，我趕着給你弄一下，你先生做不來的。』」

「這倒有點使我爲難了，後來我想：『也好；就算我僱一個短工，當然他不好意思多要我的錢，那就算好了。』我就答應他：可是一想到我的鄰居，我又和他說：

「你還是幫忙他們吧，他的手脚不方便，也怪可憐的，——」

「他們的已經割完了，這兩天我趕着給他們做完」，——唉，他們倒是一家好心人！」

他又叭着一袋烟，望着那輕裊裊上昇的白烟，他又像在想些什麼，我也怕他無處可去，就答應他了，我還告訴他，就在我這裏做下去也好，我不會虧待別人的，他好像對我這許多話沒有什麼興趣，因為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一點變化，沒有一點感激之情，當我要走進房去，他又把我叫住了：

「先生，我還有兩句話告訴你：——」

「我站住了，望着他，於是他就囁嚅地和我說他原來有名字的，不大好，就沒有告訴我，他說那太像一個女人的名字，許多人都取笑過他，所以他就不要了，他原來的名字是李依妹。」

「那怕是我的媽媽疼愛我，怕我的命薄養不大，纔敢意給我取了一個女人的名字，誰想到我倒養得很好，這些年來倒處游，像一棵無根草，四海爲家，也死不了——可也活不好！」

「唉，這個年月誰也活不好的！」

「我附和的說了一句，他就挺挺身子，把烟袋磕好，放在身上，把小行李一提，提到我那個長工住的房裏去了，從此我要是不到田裏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到晚上也不歇息地工作，這樣幾天間就把我的稻子割完了，打好了曬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清早我那個長工來告訴我他走了，只是把他那小行李向肩上一放，就又走了。」

「這倒引起我的心的不安來了，我總覺得我虧了別人點什麼，所以我就趕着大太陽到你這裏來了，你說我應怎樣辦呢？」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這不過是別人的故事。」

我故意這樣說，忍着我心裏的情感，望定了閃在他額頭上眼睛裏發光的汗珠，他瞪了我一眼，有一點急似地說：

「哼，你說這是別人的故事麼，可是我看你也有點受不住了！」

這使我驚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怎麼看出來的，我就什麼也不再說，和他陷在沉默的中間。我想他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心上總覺得輕鬆一點，可是我聽過後，我的心却陡然增加一分沉重了。

一九四二·十一月·十五日

千家村

故
魯
彥

東方才發白，我就離開小伙舖，急急地前進了。從這裏到我的鄉村，還有八十里旱路，我要在今天黃昏以前趕到我的屋門前。

我已經整整的四年不曾見到我的家鄉，我的心現在只是劇烈地擊撞着。這是因了喜悅，還是因了恐懼，或者是因了悲傷，我都無從知道。不管怎樣，我現在是急於要見到我那出生的故土。我沒法延緩我的脚步，牠幾乎是，像在放肆的奔馳着。我那一担行李，顯然是並不輕的，看那挑夫的年紀也該將近六十歲了，他老是氣喘喘地流着滿面的汗，停下担子來。這使我苦惱，不安，但我還是不得不忍心的催促他幫我趕了一程又趕一程。

其實所謂故鄉，我是早已進了牠的懷抱裏了的。當我三天前坐在火車裏，一進我們的省界，我就有了已經到了故鄉的感覺。而今天，脚下的這一條路，眼前的田野和山巒，都是兒時最熟悉的景物，也是幾年來時常深深地懷念着的，現在却不知怎地，我竟能對着牠們無心細細觀賞，玩味和回憶了。距離我那出生的故居越近，我的故鄉範圍就愈加縮小起來，好像

所謂故鄉就是我那屋門口的一片水田，一個池塘，一簇樹木，一所屋子，一堵磚牆似的——不，牠甚至縮小到只是指的一個院子，一條水溝，一塊石版，一根柱子，一個窗戶，一道門限了——不，不。我現在所想的故鄉，還只是母親房裏的那一張方桌子，右邊一個抽屜裏的我的筆墨和書本，以及桌子旁的那一口大衣櫃——打開牠的門，在最底下的一格裏，放着母親的一袋麻線，那就是我放風箏的好材料。還有那一張古舊的朱紅色的大木床，叮叮地發響的銅帳鉤，印着藍色的靈雀和樹枝的夏布蚊帳。在這裏，我偎着母親的胸懷躺着。躺着不知道躺過多少黑夜，做過多少的夢的……

夢，也許就是我的故鄉了吧？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渴念着故鄉，渴念着故鄉的一切。而現在，牠果真又夢似的一幕一幕地揭露在我的眼前了。

我可真要懷疑。我已經有了多少年紀。十幾年前，這彷彿是一刹那呢，當我遠離了故鄉六年之後的一天，我不是也從這同一路路上，急忙地奔回家裏嗎？那時的情緒，也幾乎和今天的沒有兩樣：像要哭出來，像要笑出來——喜悅，悲傷，恐懼……各種各樣的情緒充滿了心頭，糾結成了一個劇烈的煩躁。

然而那時是爲了母親的病。現在呢，母親早已死了，故鄉已沒有第二個那樣親切的人，我們的老屋幾乎是等於空着，剩在那裏的只是一些破爛的傢具和一家看守田屋的佃戶了。我實在沒有必要再回到故鄉來。而且我這次旅行原是有着一種公事，須在有限的日子裏，趕到別一省份去。可是三天以前，一進入我的省界，我的對於故鄉的渴念終於瘋狂的強烈起來，拖着往這方向走了。我對自己這樣解釋：爲了生命的短促，世事的變幻，我應該趁這時間一次故鄉；爲了故鄉的周圍，曾經遭遇過三次的戰爭，我應該慰問一下我那些熟識的長輩和同輩，也連帶看看自己的老屋；這樣繞一趟路，多化三天時間我甯可以後多趕一程的。

於是我漸漸走近我那出生的故土了。翻過一個崗又一個崗，穿過一個樹林和村莊又一個樹林和村莊，一直到下午二時，我愈走愈急，我的心也愈加跳得厲害起來。我立刻要爬上那最後的一個小崗了，從那裏，我將完全看見我的真正的故鄉，——那就是我們的那一個村莊，有名的千家村，圍繞着樹林，田野，河流的千家村。

我們的千家村，牠現在什麼樣子了呢？我想看見牠。也怕看見牠。我的心只是猛烈地擊撞着。

「我們現在是衰落了，」我七八歲時，父親曾嘆息着這樣說道。「好幾代以前，我們這

裏，其實還不只一十人家，是我們這一縣裏人口頂旺的一個村落，你看見我們有三個祠堂就可以知道。據說以前的屋子，西邊一直到河邊，東邊起自柏樹林，南邊到那小土坡，北邊的起自老祠堂。可是後來一次一次的兵災、火災，人口少了下來，屋子也少下來了。就在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那個池塘還沒有，那裏是起着幾間屋子的……」

現在呢？三次戰爭以後……

我的腿不禁顫抖起來，我幾乎想爬上那個可以清楚地望見我們千家村的小山崗。

可是時候已經過了，我已經上了一半的坡，就要到那坡頂了。

「往那裏去的呀？」山崗上忽然有人喊問起來。

我看見那邊的大樹下正站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打着赤腳，把褲腳捲得高高的，頭上盤着青布，用一種驚詫的眼光掃射着我們。隨着這聲音，我的挑夫立刻把担子放下，一邊回答着說。

「來吧，老弟，千家村呢？」

我正在詫異這問答，崗上那一個身材高一點的已經走到半坡上來了。他抱着一根扁担在身後，站住在我面前，向我身上打量一番，隨即問道：

「你是那裏的？」

因這盤查似的詢問和不客氣的語調，我不高興立刻回答。我想先認出他是我們村上的那一個，然後再應付他，因此我也只有睜大着眼睛，在他身上打量，可是我究竟離開故鄉太久了，何況十幾年來又是常常不在故鄉久住的，看了他半天，終於想不出一點熟識的影子來，於是我就淡淡地回答道：

「我是千家村。你是那裏的呢？」

他不信任地發出一個狡猾的笑聲，隨後說道：

「千家村？好吧，我給你挑行李。」

他沒等我回答，已經走過去接担子了。我心裏着實有點生氣，倘不是看在故鄉的面上，我真的立刻和他鬧起來。這是一種怎樣的無禮呵。

「不行，」我用堅決的語氣止住他說。「我這個挑夫是一直僱到屋門口的。」

他這時已經在換担子，我那個挑夫却好像和他串通了似的由他這樣做，一點也不做聲。直至套上扁担，試了一下輕重之後，他命令似的向我說：

「你付他的錢吧，一直到屋門口。我不要你的，這是規矩。」

「是的，他不會錯。」那個老年的挑夫這才對我說了這一句。

這使我又氣又疑惑，但爲了和平，我終於控制着自己，付了錢，隨着這個新來的挑夫走了。

走到崗上，我看原先站在大樹下的那個人還在那裏，但也一樣地認不出來是誰。

「說是千家村的哩！」那個高個子對他的同伴輕俏地打了這麼一句招呼就走了。隨後他又讓我走在前面，說是恐怕他走得太快，我會跟不上。

我真給他弄得滿腹狐疑起來了，他難道是一個歹人嗎？我心裏想。可是看他那軒昂的眉目，却像個耿直的人，而且在這裏，走下了山坡，村莊快要開頭了，也不容許發生什麼意外的。那麼，他究竟是幹什麼的呢？爲什麼他露着疑惑的眼光，盤查似的詢問我，又試探似的要我走在前面領路呢？

「你是住在——那一所屋子裏的？你叫什麼呢？」幾分鐘之後，當我沉默地走完了一半下坡路，我終於回過頭去，這樣問他了。

他緊跟在我背後，疑慮地望了我一眼，好像着實考慮了一會，却用話代替了回答？

「你呢？」

我感覺到非常的不快，從此沉默了下來，隨時看了他兩眼，故意放緩脚步，讓自己落在他的背後，有時又趕到他前面。這樣的幾次以後，我們已經完全走完了山坡，到了田野的中間，我看見我的聰明的挑夫眼睛裏現在帶了一種恐懼的光，加速着脚步；一點也不肯休息，異常緊張地往前走去了，我想不出他是爲的什麼，但我可以確斷的說，看他的神情是頗像一隻老鼠躲避着貓似的。我禁不住暗暗地笑着，同時又覺得可憐他起來。

這樣的走了十幾分鐘，我終於遇到了一個熟人了。那是我們屋後的四公公，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隻包袱，緩慢地向我走了來。他那一頭的白髮：現在已經禿了頂了，下巴下的白鬚也稀疏了許多；可是他這些依然是他特別的標誌，我遠遠地就認出了他。

「四公公，你老人家好嗎？」

他在我面前站住了，睜着無光的眼睛望了我半天，皺簇着眉頭，像思索什麼似的，過了許久才吞吞吐吐地說道：

「聲音怪熟的，你是——」

「我是秋光呀，四公公。你怎麼，看得清楚嗎？」

「啊啊，看得清楚的，」他把包袱和拐杖用一隻手拿，空出一隻手來抹一抹自己的眼

睛。然後又思索地用手指輕輕點了幾點前額，繼續說道。「是的，你是秋光，你回來了嗎？你爹可想你呢……」

我知道他並沒有弄清楚，便又加上一句道：

「四公公，我是你屋前的秋光呀，你忘記了，我就是你喊做光仔子的呀？」

「呃——」

我看見四公公迅速地波動着睫毛，張大了嘴，現在完全認出我了。他喜歡得丟下他的包袱手杖，走近幾步，一手按住了我的肩膀。

「你真長得高大，光仔子，又是滿臉紅光，這多年不回來了呀！我給鬼子弄昏了，人又老眼又花，記性又差，一時認不出是你來……唉唉……」

「你還和以前一樣康健呢……」

「三番四次的逃難，還說什麼，這根老骨頭，實在是——啊，恭喜你升了官呵。」他顯然是對我這個出門人不肯說出不吉利的話來，所以立刻掉轉了話頭。「你們一家人都好嗎？有幾個兒女了？你們打算搬回來嗎？」

我簡略的把我一家人的情形告訴他之後說明我這次是路過這裏，特意來看看大家，不會

在這裏多耽擱。

「好，好，你真叫做不忘本了，光伢子！」他高興地說，「多住幾天吧，這是難得哩！」隨後他檢起包袱拐杖，說是時候已經不早，他今晚要趕到五里外的外孫家去，明天準定再回來和我細談。接着他又叮囑着給我挑行李的人說：

「今天可給你放哨放哨，接到一個大官來了，連伢子！好好帶他到大屋裏去吧，叫富洪把屋子打掃得乾淨些，他是個讀書人，再愛乾淨的，通知那個沒用的村長，明天去陪他，今天他該累了，讓他好好休息一晚——唉，也不坐一頂轎子，跑得一身都是泥灰，真像他爹的脾氣！叫你堂客殺一隻鷄崽去，連伢子，他爹以前夠關顧你爹的呢……」

他像叮囑不完似的，提起拐杖，又拄了下來，最後又把我拉過去，輕聲的問道：

「你聽到什麼風聲，光伢子？鬼子還會來嗎？」

我告訴他現在是最安靜的時期以後，他這才匆忙而高興地和我分了路。

我看出給我挑行李的這個連伢子的陰沉的臉色現在給喜悅的光彩所代替了。從四公公的談話中，我完全明白了他。原來他是在那裏放哨，對那早已遠退了的敵人還在嚴重地警戒着。現在他得到了可靠的保證，一切疑慮和不安都消失了。他對我親切地笑了一下，重又挑

上担子，向前走去，而且放緩了脚步，怕我趕不上似的隨時等候着我。他沉默着，連喘息的聲音都不大聽得見，我可以猜出這是對我尊敬的一種表示，他不想再攪擾我了。

我也沉默着。我的心現在完全平靜了。我不再匆匆的走，我特別放緩了我的脚步。輕輕地踏着鬆散而柔軟的黃土，讓牠留下一個一個清細的足印。走過一個小小的頹圯的土地……

就是我們千家村的界內。我以一種虔誠而肅穆的心情，投入了我的可愛的故鄉的懷抱。路的兩旁幾乎都長着嫩綠的野草，這裏那裏開放着白色和黃色的小花。有一股熟悉的氣息，泥土味混和着野花和野艸的清香，一直沁透到我心靈的深處，這正是我兒時經常呼吸着的。我的面前展露着幾片水田，在陽光下發着亮晶晶的鏡般平靜的光。蠟蠟兒在低低的唱着。這裏那裏活動着幾個農夫和耕牛，看樣子春耕已經開始了。在田裏的人都遠遠地對我投射出一種驚異的目光，但走在前面的連仔子彷彿在用暗號似的臉色和姿態，立刻把他們鎮靜了下來。有幾個人顯然認識我，露着欣悅的微笑，對我點着頭，喃喃地自語着。

走上一條板橋，樹林就矗立在我的面前。這時已近午後四時，炊烟像雲霧似的繚繞在樹林上。斜陽穿過樹林放射出碎金一般的光線，把附近的松葉映成了翡翠色。一陣微風，松葉間的炊烟就變成一條飛龍，盤旋飛騰了上去。

遠近鷄聲應和過後，我聽見樹林後面響起了犬吠聲，隨後就有兒童的奔跑聲，呼喚着。我們千家村的屋子就在這樹林間開始了，這是最南端，我記不清楚住着一些什麼人，只知道大部份是種田的。我們雖然相熟，平常却很少來往。當我走過這些低矮的破舊的屋子前，門前常站着幾個熟識面孔的人。他們都用微笑或溫和的臉色望着我，好像在說：「你來了嗎？」

接着是幾塊菜地和幾間孤立的小屋子，一所祠堂，幾個小池塘。我漸漸走向千家村的中心，也漸漸走近我們的老屋，見到熟人也漸漸多了。他們都對我露着親切的笑容，但都像有什麼要事似的，只和我打一個招呼就匆匆的分開。我看出好些人的臉上都顯露出一種陰沉的緊張，每個人的心頭都好像壓着一大塊沉重的石頭似的。這是什麼呢——三次的戰爭，敵人的暴行，我看着這情形，我的心也漸漸沉重起來了。故鄉還不曾毀滅，那是真的，我至少已經看見了牠的一部分都還和往年一樣。可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呢？他們遭遇了什麼呢……

轉了彎，走過幾間屋子，我就看到我們那祖居的老屋，忽然迎面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男孩子。這是福全哥，我的一個堂兄弟，他的家境原先並不壞，人也胖胖的，現在却瘦得一根枯柴似了。

「你怎麼呀，福全哥？」我立刻停住脚步，問。

他驚訝地望了我一眼，回答說：「我？」，然後仰起頭來，睜大眼睛，像在思慮什麼似的，一會兒又把他的眼光往我身上掃射了過來。我看出那是一種沒有神彩的眼光、彷彿他一時不能把精神集中一般。隨即他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衫，喃喃地唸着咒似的說了出來。我聽不懂他說的什麼，只聽到半句『玉皇大帝』。下半句大概是『急急如令敕』一類的話了。

「他瘋了，我們走吧。」連伢子給我推開福全哥，讓我走在前面，自己擋住了他，「就是第二次打仗，給鬼子嚇瘋的。」他在我後面加上這一句。

我像受了電擊一般，眼淚湧到了眼眶邊。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來了。但我究竟是清醒着，我是個男子，我不能允許自己就在路上嗚咽流淚的。我於是竭力想着別的事情，低下頭，避開一切的行人，急忙地走向自己的老屋去。我曾經聽到路邊有人在喃喃地說話，也像有誰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能望他們一眼，只裝做沒聽見，就一直走進了自己的屋子，甚至連自己的門牆變成了什麼樣子也沒有留意到。

我看見我的屋內，我房的屋裏，並不靜寂。這裏正在晚餐，四個孩子圍成了一個桌子，對着一碗蔬菜爭吵着。這是我們佃戶富洪的幾個孩子，大的約莫有十四五歲了，我完全認識

她，她叫做菊妹子。她背着門坐着，沒看見我們進去。這時她正用着筷往一個弟弟的頭上打去，喊着說：

「你夾了五六筷子，還說她吃得多！你看你的飯碗……」

「我！你看吧！你自己——」那一個約莫十一二歲的被打的男孩反抗着說，但他立刻停止話已經看到我的來了。

於是這兩個大的站起來了，他們和我打着招呼，快活地笑着。只有那第三個還伏在桌邊哭泣，第四個最小的約莫五六歲的也舉着碗離開了桌子，驚異地望着我。

我看見他們的碗裏都是薄薄的稀飯。

我問到他們的父親，菊妹子就爭先跑出去了，她說是就在某一家人家，她去叫他來。我正想再問他們的媽媽，從大門外忽然跑進來一個男人。這是我的嫡堂的七哥，將近四十歲，却留着一大把鬍髭，看過去憔悴得很。

「你好，七哥！」我叫着說。

但是他沒回答，忽然拚着嘴，叱叱地響了起來，流下了滿臉的眼淚。

這顯然又是因為兵災遭遇了不幸，我也禁不住心酸，紛紛落下眼淚來。

當天晚上，我的屋子裏坐着五六個人，我竭力抑制着自己，傾聽着他的哭訴，但是我聽着聽着，終於又嗚咽了。佃戶富洪的妻子，在第三次打仗的時候，給敵人趕到了河裏，七哥却是連他的一個八歲的孩子也一齊失去了。但這還是受害最輕的……好多屋子，在我們村上的北端均被毀了……

整個的千家村，現在只剩下了一百多戶，而且很少是完整的，而且就連這些殘留的部分也沉浸在淒涼苦難中。千家村是——日夜在顫慄着……

這一夜，我無論怎樣也合不上眼。對着一盞黯淡的孤燈，我只會呆着出神。屋外有嗚咽兒在叫，牠們給我揭開一幕甜蜜的兒時的回憶，一會兒杜鵑的啼鳴又把我引到了眼前悲慘的境界，窗外有風在搖曳樹木，嗚咽而且悲憤，一陣陣的鷄鳴似在催人奮起……

我不能再在這裏多耽擱了，天還未明，我把我應做的能做的事全準備好托付了七哥和富洪，就帶着連伢子急急地離開了我們的老屋，我們的故鄉，我們的千家村……

兩錢黃金

王西彥

哲學教授周玄道先生，把自己關在房子里，一整天心里不愉快，覺得胸口悶悶的，彷彿要病起來了。最近兩年，他發現自己的健康一天虧損一天，往往會頭暈耳鳴，精神萎靡不振，有時更連思想也不能集中。這是營養不良的緣故，人家這麼說，他自己也知道；好在體格原來是不錯的，總還硬撐得住。不過今天的情形可不尋常，主要的自然還是情緒太壞，因為一大清早便和太太吵了一場嘴，直到現在，業已下午三點鐘了，不快的暗影依然蒙在他心頭，不曾消褪。

一點鐘以前，兩個學生代表來邀請他去出席週末座談會——他原是這個座談會的指導員，事前曾經有過商約，同時，討論大綱也是他給他們擬定的，按理不僅應該出席，而且必須出席；但他還是拒絕了，理由是簡簡單單的身體不舒服。他神情黯然的指着自己的臉孔說：

「你們看看我的臉色吧，是不是很蒼白？——對不起，今天只好請一次假了。」

「是的，」一個學生同情地說，「周先生的臉色的確不大好。」

「病呵，病，」他搖搖頭，嘆息着。

兩個學生帶着失望無奈的表情離去以後，周玄道先生站起身來，對壁上一面業已有着裂縫的鏡子照了照，看見自己的臉色的確很蒼白，呈現着一付病容。他心里陡地變得更加不愉快了，同時還有着一種空虛寂寞的感覺強烈地浸潤着自己。他想起女兒蓮蓮，原是整天兒纏在自己跟前，成爲自己貧苦生活中的安慰的，今天却被作母親的獨佔去了——在生氣的時候，太太便連女兒的安慰也不讓他享受，彷彿這也是她一種有力的武器。剛一吃了中飯，什麼話也沒有說，作母親的立刻帶着女兒出去了，却把他獨個兒丟在家里看門守屋。

想到這件事情，他便不禁微微悲憤起來。這些年來，太太對自己日甚一日的變成不馴良了，凡事都好像故意和自己違拗，充分顯露出她一個女人的偏狹意志，有時甚至不惜出之於輕蔑和侮辱的口吻。就拿今天的事情來說吧，食米的跌價和黃金的陡漲，豈是能夠預料的嗎？可是她就嘮嘮叨叨的埋怨起自己來了，彷彿一切都是他的過錯，一切都是他害了她，斷送了她的。

「女人總歸是女人！」他喃喃道。給自己燃起一支烟。

坐回椅子上，吸着烟，看着白色的烟縷冉冉上升，周玄道先生很有幾分感傷。唉，時間的過去有多麼快！抗戰的起來豈不就是眼前的事情嗎？可是轉瞬之間，業已到了八週年了。再回溯過去，自己的結婚——那是生命第一次開放燦爛的花——也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那時節，周玄道先生剛從歐洲大陸回國，英年篤學，環繞着自己的，莫不是歎羨的眼光和同聲的讚美；太太呢，也正當青春煥發的年華，出身於一個好門第，出落得高貴而且驕傲。在結婚日，彼此覺得全世界的幸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心里蕩漾着一種聖潔的情懷。尤其是，以青年哲學家的翩翩風采，站在大學校的講台上，高談闊論着蘇格拉底的反詰法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簡直是一個並世無倫的英雄。接着，小孩子出世了；還不到半年，抗戰便起來了。於是，最初是跟隨學校的長途流轉，從那個完全是近代風的沿海大都市搬遷到這古老窒息的小山城里來，忍受一切生活上的不習慣；隨後，更是物價的不斷高漲，把自己一步一步的弄得窘迫不堪，形成現在這種狼狽尷尬的狀態。可是究竟小孩子只有一個，家口很輕，不像別人那樣兒女成羣，以致維持每日三餐也成了問題。和有些負擔特重的同事們的依賴出賣書籍舊貨過活不同，自從公教人員的待遇再度調整，薪金從十倍增加到二十五倍，津貼從一千五百增加到三千之後，整天焦慮於柴米油鹽的太太，竟然還能夠五分一錢的做着黃金夢了。這自

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不過，也仍然不能使難堪的家庭空氣改善，今天早晨的風波，便是一個例子。

這一次夫婦之間意見的分歧，是這樣地引起了的。在以前，每月由學校發給的一担食米，總是剛剛領到手，便把剩餘的部分送到米舖里去換錢。最近經濟情況稍稍好轉，周玄道先生便主張暫時把米存着，等待六七月青黃不接時期的高漲；但教授太太的想法稍有不同，她認爲米的漲價很滯緩，不如隨時把米賣掉、再湊上點兒錢，買一隻金戒子——即使只有幾分重的也好。她的見地是有根據的，因爲爲了收回通貨，政府正在利用從美國借運來的黃金，舉辦「黃金存款」，三月里最初規定價格是每兩二萬元，到了四月初，便提高到三五萬，不久又提高到五萬元，表明着黃金價格蒸蒸日上之趨勢。雖然送幾萬或是幾十萬塊錢到銀行里去存幾兩或幾十兩黃金的事情，決不是一個窮教授所能想像的，但教授太太是一位現實主義者，積少究竟可以成多，幾分一錢也總略勝於無。當時給周玄道先生一扛岔，事情擱置下來了，直到現在，米價從每一斤二十五元跌落到十七元，而金舖里的金價，隨着政府的停止舉辦「黃金存款」，却業已高漲到整七萬了……

「這能怪我嗎？」拋開烟蒂，又一次從椅子上站起，周玄道先生完全覺得自己是一個受

屈的人了，便懊惱地打算過對面同事家里去坐一坐，談閒天解解悶兒。

可是把房門鎖起來嗎，還是使這麼虛掩着？房子是學校里給造的戰時宿舍，一個教授一小幢，相距只有數步，門開着原是無妨的；不過就在前一星期，有一戶隣家失了竊，前事之鑑，總之是小心爲上。周玄道先生正躊躇時，一個人來了。

來的是經濟學教授丁一飛先生。這是一個出名的健談客，嗓子嘹亮，性格豪爽，喜歡講講笑話，發發牢騷，永遠精神勃勃，不知疲倦。他的蒞臨，正好投合周玄道先生的需要，所以這時他便熱烈地歡迎着他。

「老周，」剛剛跨進門，丁一飛先生便大聲嚷將起來，「你看見今天報上登載黃金舞弊案的消息嗎？」

「看見啦，怎麼樣？是不是你這位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新意見？」作主人的連忙給他張羅茶水紙烟，同時有意逗引着他的牢騷。

丁一飛先生一邊習熟地在—張椅子上坐下，一邊接嘴道：

「我有什麼新意見！這分明只是一個老把戲，能有什麼新意見！人家美國人好意借運黃金給你遏阻通貨膨脹，誰知道你一開始便來一個大貪污案，這對得起美國朋友嗎？對得起抗

戰將士嗎？——再說，對得起我們這批爲了抗戰咬緊牙關過叫化生活的窮教授嗎？」

「可是總算破案啦。」

「你看看那條新聞！身爲中央銀行業務局長，從行政院長那里得知黃金提價的消息，立刻便把它洩漏給朋友，而且，那位朋友一次便存上黃金三千三百兩——請注意這個數字：三千三百兩！而且，這還只是始作俑者，繼起的人多得不可勝數，這個罪名難道不夠判他一個死刑！」

「中國的事情可很難說，」周玄道搖搖頭。

「不過，這次舞弊案或許會不同些，」經濟學教授把一個黑色烟斗從嘴里取下，「因爲這事情已經引起美國朋友的注意，總該做得漂亮一點兒才行。你看看另一條辦理貪污案的消息，那位長袖善舞的直接稅署署長提用保證金，舞弊公款在一千三百萬元以上，畢竟給判了一個死刑，這在中國也總算是一件不尋常事情。」

「一個是提用公款一千三百萬元以上，一個是一次舞弊存入黃金三千三百兩，難怪他們能夠揮金如土，極豪奢之能事。」

「是呀，」丁一飛先生開始着，「在我們這班窮光蛋眼睛里，一千三百萬元公款和三千

三百萬兩黃金自然是一個大數目，但是，在另一些人看來，恐怕還是不很足道哩。你沒有看見前幾天報上有一條消息嗎？說是有一位在美國當寓公的中國官員，和紐約一位某某夫人競購金鋼鑽，舉止的豪華，簡直使黃金國的人士也驚訝不置！他們的錢那里來的？難道不是我們這班被剝奪者的血汗？可見中國的命運，完全斷送在貪污二字上面！無論什麼事情，什麼制度，不管它在外國辦理得怎樣合理，怎樣有成效，可是一落入中國官吏手里，立刻便成爲貪污的工具！我憑着一個公民的良心在這里說話，如果貪污不能肅清，不僅抗戰是一種徒然的犧牲，建國也只是一種夢人的囁語，一定毫無希望！——」

於是，這位經濟學教授的牢騷，便滔滔不絕地泉湧而出了。以一種激昂高亢的調子，他說得既熱情，又流暢，而且應用着多量的感歎詞和術語；他從經濟學的立場，由中國特殊的社會構造，闡明着貪污存在的背景，及其和官僚政治的依存關係；他甚至認爲抗戰以來農民生活的過分慘苦和公教人員的飢寒交迫，並不完全是由於支持抗戰，主要的還是因爲填塞污貪的巨口。由此，他說到自己新人生觀的建立；仗着自己是一個獨身漢，生活的威脅總算還沒有輪到他身上，他的亂世哲學便叫做「獨善主義」——雖然他的牢騷和議論，有時和自己的哲學實際並不相符。

牢騷一經發完，拋下最後一個烟蒂，丁一飛先生便告辭離去。滿以為這位經濟學家的滔滔議論可以給自己消愁解悶，誰知道結果卻擲下更多惆悵，周玄道先生重新被一陣難以抗拒的空虛寂寞所擒住了。

「生活！生活！」他的心里喊着，覺得自己原是一隻天鵝，如今卻被生活拖累到成爲一隻泥鴨了。從丁一飛先生無罪無慮的瀟灑態度，隱約地照見了自己往昔的抱負和矜持；八年抗戰給他帶來怎樣的改變，和過去相比較，自己直是彷彿脫胎換骨的不同了。

當座鐘上的短針正指在四字上面時。太太和女兒回來了。完全出他意料，周玄道先生原以為早晨的風波還會繼續下去，簡直是惴惴不安的接待着從外面回轉的母女倆！可是顯然用不到這樣擔心，因爲太太容光煥發，貧血的臉上微微騰着紅暈，一進門便興奮萬狀的告訴他，說是幾個月積存下來的米業已找到受主了，而且價錢還可以出到每斤十八元。

「還虧得是高太太介紹的，賣了她一個大人情呢，」教授太太自負地加添說。

「那麼，」周玄道先生簡直因這好消息而微顯慌亂了，「只要拿米票去就行了嗎？」

「是的，南正街福豐米行，只要把米票拿去就行。」

自然，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應該立刻把它辦好；而且，太太的意思也是十分明顯的。

黃金的價格每時每刻都有着變動，猶豫等待決不是辦法。於是，周玄道先生毫不躊躇的帶着米票上南正街去。和一刻前不同，現在，他業已有着一顆輕快的心。

半點鐘後，這位哲學教授回來了。他用自己的幾張米票，從一個肥胖可憎的米商那里換來一捲鈔票，數目是一萬二千元。——一萬二千元，這數目無論如何不能算少！——他把它全部鄭重其事地交到太太手里。

「怎麼樣，就去嗎？」隨後他徵求着她的意見。

教授太太小心翼翼的把鈔票數了一遍，皺蹙起眉頭來了，並沒有立刻答應他。

「不一定要整數的，有幾分就幾分，」他懂得她的意思，便又復這樣解釋着。

對方依然沒有作聲，臉色卻顯見得更不好看了。

「那麼，」他繼續說，「把留着買菜的那一千塊也湊上去吧，明天我可以再向學校里去支借——」

「還不夠呀，」教授太太這才輕聲說。

「那麼，把蓮蓮的那一千塊也借來湊進去，這樣就夠買兩錢了；不錯，整數總比零數好些。」

於是，作父親的便向九歲大的女兒蓮蓮辦起交涉來了，要她借出那一千塊錢新關金——那是幾個月前她生日時同事們送給她的賀禮——可是作女兒的憑着經驗，唯恐又會上當，堅執不肯答應；直到由作母親的出來做担保，保證月底發薪水時多還她兩百塊錢的利息，這場交涉才算勉強辦成功。

這時，座鐘上的短針業已快要指在五字上了，在平日，業已是教授太太進廚房去安排晚餐的時候了，但今天，全家都興奮着，如像碰到一個重大節日，立刻鎖上房門，一起上街去了。

一連詢問了四家銀樓——這幾乎是這小小山城里所有的數目——誰知道由於旬前政府停止舉辦黃金存款的刺激，金價業已由每兩七萬高漲到七萬五千了，周玄道先生的一萬四千元，依然買不到整數。霎時間，教授太太的氣憤重新回到了心胸里，她當場就把不識時務的哲學教授埋怨了一遍，而且彷彿她就要哭出來了。感謝幾年來磨練所得的忍耐，周玄道先生紅着臉，總算把千鈞一髮的危險場面掩飾過去了，同時在一家招牌較老的銀樓里買到一隻計重一錢八分的戒子。

「無論如何，也總比沒有好些呀，」在歸路上，他安慰着始終默不作聲的太太。

「過幾天再來加重它兩分，」教授太太忽然想出一個補救的主意。

「好極了，過幾天有錢的時候再來加重它兩分，總要弄一個整數。」他熱烈地附和着。回到家里，天快黑了。於是把戒子傳觀鑑賞一番之後，教授太太便進後面那間小廚房里去，周玄道先生則照例蹲到門口去劈柴，進行着每天黃昏時分照例的忙碌。女兒蓮蓮可老大不願意，高高擡着嘴，懊悔不該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都借給那不講信用的窮父親。

在昏暗的油燈光下吃着飯時，空氣總算還很融洽。作母親的又對女兒作了一次保證，再三叫孩子放心；而她自己，更對生活前途作着過奢的期望，說是如果以後每月能夠買進黃金五分，一年半之後，便能夠湊足一兩，那時候抗戰一定業已勝利，那麼這一兩黃金，便可以充當回大都市去的旅費了。

晚餐剛剛吃完，下午來邀請過他去指導週末座談會的學生代表，這時重又來了。他們把整理好的座談會記錄送給他看，同時請他代擬下一週的題目。

「下一週的嗎？」周玄道先生略一思索，便若有所悟地說道，「好的，我想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戰爭和人生觀的改變」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倒很新鮮，」一個學生立刻表示贊成。

「而且還很實際，」哲學教授接着說，「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討論價值，至少比去研究那些古人舊說有用得多了。」

「不過，下一週一定要請周先生參加呵，」另一個學生說。

「一定參加，一定參加，下一次我也一定不會再有什麼不舒服了。」

送走了這兩個學生代表，教授太太也業已把碗筷收拾妥當，這時便坐到他的書房兼客廳里來享受一刻安閒。看着她這種汗流浹背的忙亂樣子。他很有幾分可憐她，對她抱着深深的疚慚。不過她今天却顯得很愉快代替着那種一向的怨懟的表情，臉上浮現着一層喜悅的光輝。

「媽媽，是你担保的呀，」女兒蓮蓮還是念念不忘於那筆放給父親的債款。

「好，媽媽給你担保，一個月兩百塊錢的利息，」作媽媽的溫柔地把她拉在自己身邊，輕輕對她揮着扇子。

「爸爸，聽見沒有？」

「聽見啦，一個月兩百塊的利息。」作爸爸的笑着回答。

說着這樣的話時，教授太太伸出自己的手指，鑒賞着帶在那上面的新買來的戒子，忽然

歎口氣道：

「想不到這東西變成這樣寶貴了，要是在十年前——不，只要在五年前——」

「是呵，誰想得到呢！」周玄道先生也應聲歎息着。

「人家有錢的太有錢了，今天高太太告訴我，說是她一次就在銀行里存了十兩呢。」

「可是，今天報上登着，陪都黃金舞弊案發表了，有一個人一存就是三千三百兩！」

「三千三百兩？」這數目好像很叫教授太太吃了一驚。

「三千三百兩，六千六百萬塊錢，得到黃金提價消息的當天下午，化名二十四戶，一次存進去的。」

「要是我有一百萬就決不肯去舞弊了。」

「可是只有有錢人才能舞弊；像我們這樣五分一錢地做着黃金夢的，連舞弊的資格也沒有吧。」

雖然這樣說着，不過那麼大的數目和那麼大的事情，畢竟是和自己已距離過遠的；對於自己，能夠一次買進一錢八分，而且還有機會可以補足兩錢，無論如何總不失為一種喜悅。因之，和洽的空氣，在這小小家庭裏能夠一直保持到上床睡覺的時候。

上床之後，小孩子很快的便發出均勻而細小的鼾聲了，但作父母的夫婦倆，却許久還不會入睡。

「明天一早便要去支借錢才行呢，」教授太太想起一個現實問題了，說道。

「是呵，明天一早便去支借，」哲學教授答應着。

「可是明天不剛好禮拜嗎？」

「對了，是禮拜——不過不要緊，學校裏不辦公，我可以向老丁借去。」

「他——會有錢嗎？」

「我想他一定會有錢，你看他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在這年頭兒，一個單身漢可真叫快活！」

「是呵，早知道這樣，當初真不該結婚！」教授太太接嘴道。

聽出她這種明顯地是抱怨的口吻，很失悔於自己適才的出言不慎，周玄道先生不敢再出聲。而且，在一刻鐘之後，雖然並未真正睡着，他也便過早地做着熟睡的鼾聲了。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永安

鬼影

羅洪

第三張搖大小的桌子上，一連開出九次小，所有看大的人都哄然叫起來了。——怎麼好端端的今天又出了鬼！這張桌子一向沒鬧過花樣的，難道也要來一手！

『噫……』對面的一個聽着這句話便應了起來，趕忙把大前門香烟從嘴邊移下了，噴着一嘴巴白烟說：『骰子不肯翻身呀，有什麼說呢！第七回的連小是五點，我想那一定得大了，豈知又開兩個小……』

可是旁邊一個氣得臉色發紫的傢伙，跟誰賭氣地捲着袖子，把躺在碟子裏的三顆骰子橫了一眼，拿起面前僅有的幾個籌碼數過了，用力擲在看大的一邊，鼻孔裏哼着說道：『我不信牠還是小！』

搖骰的把碟子上那個白磁蓋兒蓋上了，籌碼和現鈔都在一種緊張的空氣中紛紛挨到了前面，只有連中了幾回小的，才從從容容讓籌碼放下去，悠閒地燃起紙烟。其中一個鑲兩顆金牙頭髮梳得晶亮的人，嘴裏咕嚕一句，把高高兩疊籌碼都賭上了。

骰子叮叮地給搖動三下，搖骰子的先尖着喉嚨叫一聲『開——』於是三顆骰子又靜靜地躺在那裏：兩隻三，一隻四，一共十點！

『又是小！』

誰都這樣叫着，但有的是歡喜，有的是吃驚，更有的是嘆息！一個女太太竟從凳子邊跳了起來：『真有鬼，我二百八十塊錢就送在這幾次裏！』

於是另外兩桌的人大半回過頭來，探問着到底連開八次還是九次，有的招呼着賭輸了的熟人，教他們還是調桌子換換方向的好。倒是吃了點小虧的幾個見機走了，輸得多的，都偏要留在這裏：彷彿是正式在戰場比技，輸了便退走是丟臉的，他們有各自的自尊心；可是他們却忘記骰子是沒有理性的東西，要跟牠賭氣，那一定得自己也失掉了理性。

籌碼都輸光的人，大家臉上一副頹喪或執拗的神色，從衣袋裏掏出最後的錢，搖骰子的旁邊兩個幫手忙着把三炮台大前門美麗牌各種香煙，一包包地丟過去，彷彿是撫慰鼓勵的意思。

空氣簡直有點嚴重，左邊兩桌也有人透出了失望的嘆息；濃重的紙烟味兒薰人欲醉，把人們頭上的空間，噴成白茫茫的一片。一縷縷白烟從窗隙裏鑽着出去，可是從幾十個人嘴裏

噴出來的烟霧，立刻又把空間填滿了。

鑲金牙的那個把坐位移到枱角邊，搬動幾個焦黃的指頭，數着那些紅紅綠綠的籌碼，正想把一疊籌碼再挨到看大的一邊，可是已經遲了，那一聲尖銳的『開——』已經喊了出來。他有點懊喪——那實在是失掉一個得勝的機會。他搓搓手，隨口罵一聲十八代祖宗，焦黃的指頭抓起一支三炮台香烟，窗口却閃進兩個人影，走得那麼興奮急促，他免不了回過頭去，認得是「縣政府」裏兩個小小職的員，頭髮留得那麼長還不肯化錢剪去，洗褪了顏色的灰布罩袍叫人看來有點寒酸氣味，却偏偏自以為在「縣政府」辦事便了不起似的，把腰板挺得很高，逢人就愛招呼搭訕。他不很知道這兩人的姓名，只有一次上縣政府找張科長，才看見這兩個在庶務室一個小桌子上抄寫什麼東西，那一定是只拿三十塊五十塊錢一月的傢伙。他對他們一瞥之後，丟了個不屑理睬的眼色，右手也抓起一盒洋火準備燃烟了。可是這兩個傢伙走到第一張桌旁邊，小聲兒說道：

『榮記土膏行給搜去八千兩……沒知道嗎？哼——八千兩！』

聲音雖低，因為充滿着好事的語氣，即使這裏仍舊開出了『小』大家正在哄叫，他也聽得十分清楚。他無暇慶幸自己剛才沒把五十塊錢的籌碼放到看大的一邊，却急忙又回過頭

去。

『什麼時候給搜了呀？』一個看熱鬧的一面挨近過去，一面也好事地問。

『至多也不過兩個鐘頭。八千兩——你想！我們算牠一百塊錢一兩，就得八十萬，這個損失倒不小呢。不過聽說榮記那邊手脚快，還藏起了二三千……』個子較高滿頭鬍鬚的那個小職員說，一邊還拙劣地裝着手勢。

『陸遇平這個虧吃得可以，』旁邊一個坐着的賭客，不動聲色的這樣自語。

諦聽着的這個鑲金牙的人，臉色有點泛白，那句冷冷的話，在他心上逗起了又似侮辱又似挑戰的意味。他有問個底細的衝動，但又覺得自己不便去細問，才力自鎮靜地燃點一支紙烟，而這個新鮮的消息就像瀰漫着的烟味一樣，立刻散播在三張桌子周圍了。

『我早料到何硯圃一上台，一定要跟陸遇平搗蛋的，這兩位老人家的冤，實在是結得難解難分！』有人議論。

『老倭，你怎麼還不給陸三爺去想辦法呢？』旁邊一個穿馬褲呢大衣，兩臂敞開着把桌子占了好些地位的中年胖子，向這鑲金牙的說。

『我想辦法？榮記又沒我的股份，我跟陸三爺也只是泛泛之交，關得着我什麼？』他裝

一副使性子的神氣，用力抽了幾口烟，心裏却真有點耽心爲難，——榮記遭了殃，他每月就損失三百塊錢！這三百塊還祇是陸遇平個人津貼他的，至於他替榮記經手幾筆門戶生意，每月也有二三百的回扣，這又是榮記經理給他的利潤。大家知道當今大亨陳老六的親信徒弟潘文俊是最俏皮的傢伙，是非禍福，往往都操縱在他手裏，所以何硯圃方面拉攏他、陸遇平的一邊也奉承他。可是這一次，不能不叫他驚駭了，——怎麼他事前一點沒聽到風聲呢！陸遇平那邊還不用說，何硯圃怎麼不先給他一點綫索？至少劉「科長」跟「縣長」何硯圃是共同謀劃的，怎麼劉「科長」也不來打個招呼？

這時窗口又走進一個人，身體魁梧，長方的臉，戴着獺皮帽子，他並不在這間廳堂裏逗留，逕向左邊的耳房走去。這是潘文俊的師兄，在陳老六面前，這魁梧的王三還不及他潘文俊有力，不過這個叫賣洋貨出身的王三很有點手腕，人頭也熟，跟他也投契。所以他看見王三向裏面走去，便無心再賭大小，把籌碼一把撮到袋裏，繞過兩張桌子，也趕了上去。

他通過狹狹的耳房，便推動那扇新裝的洋門，一陣新木的氣味，直撲他的鼻孔，可是門一開，一陣濃重的雪茄烟味兒，挾着牌聲及細碎的笑語，一齊湧進他的耳鼓鼻子。這裏大半是他熟識的人，因此他不住地向衆人點頭，然後向打牌的幾個人說：『今天又是老搭手；難

道還是劉「科長」連和三個三翻？」他看見劉「科長」也在這裏，故意先提到了。

『我才打三副呢，三點鐘從「縣政府」出來，急急忙忙才趕到這裏的。自己沒有和過三翻，倒吃了對面一副滿貫。』這後面兩句話，好像自語一樣。劉「科長」是四十光景年紀，滿臉瘡子，門牙微微露在嘴唇外面，聲音很粗，但說話却十分緩慢，彷彿要表示他的身份。

剛才進來的王三坐在裏面的藤椅裏，正拿起一塊蛋糕什麼的，塞到嘴裏。那邊幾張藤椅除了王三，還坐着幾個人，一個臉色泛青看來烟癮很深的小伙子，是這個屋子的主人，他父親是前清舉人，很有些田產，本來他就只靠家產過活，還吸上鴉片。這次戰事，老母兄弟都逃在鄉間病死了，現在只剩下他一人，勾搭一個年輕寡婦同居，屋子租給賭場，鴉片烟癮比前更深。另一個小頭圓臉的，也是一個破落戶的子弟，生活沒有辦法，就在「公安局」裏擔個職務，每月有五六十塊錢的薪水，再跟別人合夥兒搜刮分贓，也很可以逍遙過去。再有一個上了點年紀戴一隻紫羔帽子抽着雪茄的，是「縣長」何硯圃的族弟何志煥，本來愛管閒是非，替律師拉拉生意，拆那麼三成四成的錢。現在地方淪陷了，律師都逃避一空，百姓們也沒有打官司的閒情逸致，這何志煥就掬出積蓄過日子。潘文俊把劉「科長」的牌掃了一眼，心想怎麼開口去問榮記抄去烟土的事，却聽得那邊何志煥低聲道：

「這也難怪硯圃有這一舉，當初陸遇平擔任「禁烟局」長的時候，把幾個土膏行監視得多麼嚴，呈報月銷二千的，多五百也不行！知道硯圃抽這個東西，硯圃一向地位又比你低，意見不合——也總算是熟人，馬馬虎虎了，他偏要硯圃也領照，算是給硯圃一個難堪。他在「禁烟局」撈夠了自己開起土膏行來，報銷五千的却銷到八千一萬，硯圃自然要給點顏色他看看了。」

「什麼，何老先生？」他聽到這裏便回過頭去，同時走到了這一夥人那邊。

「喏——榮記給「縣政府」搜去了八千兩烟土。」何志煥慢條斯理地。

王三又拿起一個蜜棗放到嘴裏，看了看他說：「老潘，何「縣長」這一着倒狠的，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分點肥！」王三有一個沙嗓子，彷彿他從前叫賣時喊啞了的，因此他一開口，就叫人想到獺皮帽子圓狐皮袍跟這個人身份有點不大相稱。

「分點肥？別做夢吧，這個看來輪不到我們了，——至多也不過甜甜嘴。」潘文俊在王三旁邊的藤椅裏坐下，也向碟子裏拿起一塊太妃糖，慢慢去着紙。

他這句話引得這幾個人都笑了起來，那房東小伙子也說只夠甜甜嘴巴而已。

「到底何「縣長」什麼時候決定做這件事的呢？何老先生總該知道的……」

何志煥只抽雪茄，沒有就接嘴。

「老三你呢？——」

「也沒有。」

潘文俊心裏有點悵悵，他不但疼惜每月四五百的損失；假如他事前得到風聲，幫陸遇平設法掩藏一部分，也可以到手不少好處。現在他當然不能讓這種情緒露了出來，所以裝作漠不關心的說：「這樣一來，榮記當然是關門大吉！」

「陸遇平再有本領開下去，就再吃點虧！這一次，他非但受了損失，一向的威風也掃地了——這倒是使陸遇平最傷心的！……」何志煥簡直搖頭擺腦。

「唉，我看大家都是何苦！今天我壓你，明天你壓我，大家仗了點勢，就逞威風！有一天「宣撫部」對他們反了臉，這一點勢不就完了嗎？……呵呵，你們說對不對？我說現在這時候，大家只能混混過去。……總之呢，這兩位老人家都有點過火，倒是真的。」說這話的是一個三十開外，臉龐瘦削，左耳邊有個大疤的鄭伯祥，是陸遇平的連襟。他說這些話，自然是有些不同意何硯圃的意思。

潘文俊的坐位，雖背着牌桌，聽着這些話不由的回身向鄭伯祥看了一眼，怎麼他剛才進

來時沒注意到這個人。於是他趁勢又向劉「科長」說，「縣政府」這筆意外的收入，要不要給後台呈報。那意思是說何硯圃跟手下的人能不能全數分贓，或者還是要給「上面」支配。他很「老於此道」，邊說邊燃着紙烟，樣子十分自然。

劉「科長」正抓起一張牌，熟練地用中指一摸，丟了出去，向潘文俊看了一眼說：『那當然是外快了，誰再做傻子去報告呢。』因為是得意地笑着說的，劉「科長」幾個格外寬大的門牙，完全露在外面了。

隔壁一間的牌桌上有人和了一副三翻，是誰誤打一張牌，所以爭執得很厲害。不多時候，洗牌聲音把爭論掩住了，一股鴉片味兒混着懶懶的一種鼻音，送了過來：『硯圃搜了八千兩，總好給我們幾個熟人進點便宜貨色！平心說——榮記的東西還不壞，到底陸遇平不致於幹這減料的把戲……』

潘文俊一聽就知道是隔壁躺在烟舖上的人在說話。不知怎麼會興奮得感覺也靈敏起來，夾在一片嘈雜中的這些話，竟清楚地會溜進他耳朵，使他更可惜失掉了一個機會。這時何志煥又斯文地提起陸遇平今天怎麼不到這『新社』來喝杯茶，臨臨市面，這話完全是一股好事的口氣，於是那小頭圓臉的「公安局」職員，就嘲笑地說：『今天總不見得來了。』滿臉痘

子的劉「科長」却說陸遇平本來跟他約定在這裏談談的。可是又用了幾分惋惜的神氣說，陸遇平如果預先打個招呼呢，多銷一千二千元不成什麼問題，現在，現在可沒有辦法——何「縣長」做事，個性很強——沒有後退的餘地。

這「新社」是淪陷後新興的一個俱樂部，是這裏幾個賭場中間最有地位的一個；每天上「新社」的不是鄉紳便是新貴，再不然，也得是陳老六幾個有歷史的徒弟，決不會挨進一個沒有來歷的人。外面大廳上搖大小的地方雖沒有這個無形的界限，他比別的賭場整齊——都是有幾個錢兒的傢伙。裏面的兩間，就只有兩桌麻將，好在到這裏來的，不一定是打牌，有的喝茶閒談，有的吃頓閒飯，所以最左一間作為餐室的，兩張大圓桌上，每餐都很熱鬧。吃閒飯的當然也有他的來歷，有的因為常常在麻將裏湊搭子，自然有白吃一頓兩頓的權利；像何志煥，潘文俊，王三這些人，那因為老闆也沒奈何他們，當然又作別論。「新社」還有一個特點，便是包羅了各派的人，彷彿這俱樂部便是當地的權威，自己認為有點地位有點來歷，就得擠進去。何硯圃跟陸遇平彼此含恨很深，却也在這裏敷衍周旋，譬如劉「科長」跟現在的「公安局」長鬧過意見，也不妨大家在「新社」見面。說話中間儘管各自藏刀，要不來這「新社」倒認為是一種恥辱，大家不肯退讓。其他一些幫人搖旗吶喊的，也各有各的後

台派別，大家每天見面，有的勾結，有的分肥，關係簡直十分錯綜。只有那徒弟衆多的大亨陳老六，地位倒比較超越，五六百的徒弟已在地方上完成了一個勢力網，無論是何硯圃，是陸遇平，都得讓他一步，所有賭場的老闆，按月都向他孝敬。他平時忙著在三個小老婆中間周旋，却也得常到這「新社」來管管是非。

沉默了十許分鐘。只有牌聲錯錯落落碰在桌面上。關於榮記的事，各人懷着各自的情緒，彷彿不願再表示意見了。劉「科長」在這時候還到「新社」來打牌，幫着「縣長」把這八千兩烟土藏好了就這樣悠閒，這是表示何硯圃這方面早有準備，所以應付裕如，使陸遇平的一派人看了，不由得不格外着急。何志煥雖然還有滿腹批評陸遇平的話，看看對手不多，不夠勁兒；隔壁倒有幾個靠陸遇平吃飯的清客，却故意迴避似的總沒走到這邊來，他也就沒有興緻了。想要換個題目呢，一時又找不到話頭。只有王三旁邊那個臉色泛青的小伙子，跟小頭圓臉的「公安局」職員，輕聲談論他們太太吵着要買駝絨大衣的事情。

冬天的太陽，一過下午三點就畏縮起來了。停在茶几旁邊的一方陽光，忽明忽暗，像屋子裏這一刻兒的空氣一樣沉悶。潘文俊看完鄭伯祥一副沒和出的三翻，覺得跌在這兒沒意思，想出去找找新的局面，對於榮記的事，有沒有肥頭可分，他偶一回頭，看見王三已坐在

屋角邊一張沙發上，向自己使眼色；於是從牌桌上拿起一支紙烟，用種白相人的派頭踱方步，讓胸脯和肚子一齊挺起，肩膀不住往左右搖擺，走到王三那邊，紙烟也燃着了，把洋火順便丟在茶几上面。

「怎麼？我們還是找陳六去！」他輕輕說，「陳六」兩個字格外說得低，似乎也感到一個徒弟的身份，不能直呼師傅的姓名。

「他老人家？昨天老九跟小翠吃醋，鬧翻了，今天他開一張八千元的支票給老九，自己帶小翠到上海去玩一兩天，散散氣！……」

潘文俊却不讓王三說下去，沒命的把兩隻懷疑的眼睛釘住他，王三自然懂得這個意思，趕忙轉了話頭說：「你怕他不問榮記的事嗎？何硯圃的計劃一定是告訴他的，就是對陸遇平不好說話，樂得走走開，回來再說！」到這裏王三的沙嗓子更努力壓低，趁着洗牌的時候告訴他，陳六臨走時說過，要他們兩個留神這樁事情，如果何硯圃肯把三千兩整數孝敬過來，陸遇平那邊自有他老人家去想辦法，大不了歸還那麼一千八百。若是何硯圃竟不想照辦，他陳六要幫陸遇平把八千一齊拿回來，跟陸遇平對拆——孝敬一半，那是十拿九穩的，陸遇平決不敢哼半個不字！

『所以等麻將散了，先探探老劉意思。』王三有點興奮，沙嗓子竟有點抑壓不住。

潘文俊的心也動了一下，三千兩也好，四千兩也好，師傅到手這些，他跟王三各人一二百兩也可以穩拿了。他讓這愉快的心情掩藏在烟霧裏面，抽了一會烟才說：

『不過何硯圃也是老狐狸，老劉又多鬼計，我們說話先該擺點顏色！……』

『老狐狸！憑他媽的什麼東西？這地方上事情就跳不出我們這個圈子！』

王三這個沙嗓子畢竟太響了點，雖是離開牌桌和藤椅都遠，正在讀報的何志煥，有意無意地咳一聲嗽，向他們望了一眼。

於是他們談到老九，他們的師傅別的地方手段好，對這個潑辣的小老婆就沒有辦法。

「不是吃醋呀，使性子要錢罷了！」王三獗笑說。「你沒知道她跟姓錢的事嗎？虧他老人家受得了，竟裝糊塗！」

「不裝糊塗，他跟小翠能這樣樂嗎？」潘文俊說這一句就頓住了，側着頭諦聽什麼似的，把烟蒂從嘴角上拿下來用力丟到痰盂裏，向王三嚙嚙嘴說：『聽啊，隔壁好像有陸遇平聲音！』

王三這傢伙聽了便粗魯地要走去，潘文俊叫他別這樣躁急，這時候說話得留神才不讓事

情弄糟。潘文俊這時的心神的確已經安定，不像先前那樣疼惜每月三百多的損失，所以對陸遇平的同情，以及暗暗要援助的心，也遠不及剛才的殷切。他聽得陸遇平跟誰說了一句話，便「呵呵……呵」地笑了起來。

這裏一屋子的人幾乎都爲這笑聲怔住了！便是他的連襟鄭伯祥也讓手裏要發出的牌遲疑一下。這清脆有節奏的笑，誰都知道是陸遇平特有的。這時候陸遇平果然會來，已出於何志煥的意外，何況仍是這一派悠閒響亮的笑，大家不由得都覺得奇怪。

劉「科長」呷一口茶，態度有點兒不大自然，他抬起頭來，正好跟何志煥打個照面。何志煥目光又回到報紙上，右手却抓起紫羔皮帽子，用小指頭在光光的天門上抓了兩下，顯然並不是專心讀報了。

空氣彷彿在沉悶中變得緊張起來，還沒法對付太太們要求的房東和「公安局」職員停住了談話，聽得隔壁陸遇平的笑語，看看這裏除了打牌便沒有別的動作響聲的情景，兩人對望一眼，簡直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情。

『我再等一兩個月，天氣轉暖了，一定得找個好風景的地方，去換換空氣，換換空氣，上了點年紀，再操勞化心思，的確是沒味道了！……』陸遇平又拖着一陣悠閒響亮的笑。那

說話中間，也充滿了聰明人適可而止的得意語氣。

身材碩大的「公安局」長林雄，就讓陸遇平這笑語把他送到門口旁邊。這裏全是他熟人，跟他鬧過意見的劉「科長」一邊和下牌來，一邊還欠欠身子，那「公安局」的職員站立起來，不能像別人一樣隨便點點頭就了事。

「看來劉兄的牌風今天不差。」這「公安局」長腳着一隻金鑲的蜜蠟烟嘴，聲音有點模糊。但他立刻把他從嘴角移下來，彷彿很友誼地向前接近一步，笑着道：「劉兄不是莊吧？」

……那得打個岔了，」他的神色是表示有緊要的話要商談一下，劉「科長」便跟他走到靠窗的地方，兩個人離不了一尺光景，「公安局」長先說話，劉「科長」點着頭，然後驚愕地說：

「井島要見我？……」

「局長」又說了什麼，劉「科長」臉色有點灰白了：「硯圃嗎？他身體不大好。我，……還有兩副，你看怎樣？」

「也好，我不過是轉言，無所謂的。」他的金鑲蜜蠟烟嘴在突然開放的電燈下閃閃發光，他臉上還是那股晦澀的微笑。「大概事情哄鬧得很厲害，……，其實，我們到底都是中國人。陸公也是這個意思，最好別給他們來出主意！井島呢，因為跟兩方都熟，說是用私

人的名義先跟你們談談，要我特地來轉致這個意思。」

劉「科長」並不就說話，他心裏沖上一股怒火，可惜不能當面發作——那一定是你林雄跟陸遇平想的鬼計，慫恿井島來干涉的。而且也是林雄故意要在硯圍那邊破壞自己，使硯圍知道自己沒能力做事。劉「科長」這樣籌思一下，讓兩個門牙又露了出來，堆着一臉的笑容說：

「你老兄不是也站在我們一個立場的嗎？那麼井島爲什麼要找你轉言呢？」

「那很明白，這次舉動根本就超乎「禁烟局」，由「縣政府」親自出馬，當然更不是「公安局」的份兒，要我轉言有什麼窒礙呢？」

兩個人一齊笑了起來。雖是笑的成分不同，彼此却都覺得談話已經告了段落，都向牌桌那邊走去。

「還有兩副，我們結束吧。噯，何老先生怎樣？你有興趣接下去。」劉「科長」又跟何志煥對望一會。何志煥懂得這句話，要自己在這兒多坐些時候，看看這裏情形還有什麼變動，但他故意自語地說

「我坐坐也得走了，悶在這裏也沒意思。林「局長」一來要你去，就讓林「局長」替你，

再好沒有了。』

林雄笑了，一邊把烟嘴塞到袋裏一邊說道：「今天何老先生怎麼「局長」「局長」的，我們後生小子實在不敢當極了！打牌不配胃口，打兩圈就想瞌睡！」於是他走近來跟何志煥說話了，他的下屬和房東兩個趁此告辭出去。坐在沙發裏的潘文俊和王三，指着這碩大的背影，都感到一點煩亂。

『陸遇平想用這種手段？』王三儘讓沙嗓子壓低，把小兒上碟子裏最後一塊棗糕，生氣地吞了下去。

『唔，井島跟他交情不差。……我們怎麼呢？老三，看他們進行？』

王三呆了半響才搖搖頭，『你看該怎樣？我說是不能就岔進去的。……』

潘文俊搓着兩手，也覺得一時沒辦法了。

牌桌那邊很靜，牌聲也比先前輕了一點，劉「科長」一臉的痞子比先前也凶高了一點。只有隔壁才比當初熱鬧了，陸遇平的說笑，常常夾在牌聲裏面。

這裏的牌局結束後，劉「科長」便匆匆出去。他並沒經過隔壁的一間向邊門走，却是穿過耳房經外面大廳的。鄭伯祥他們離開牌桌，也坐到裏面的藤椅上來，茶役們忙着送上熱的

毛巾，菓皮糖紙凌亂地鋪滿一地。在這時的潘文俊看來，打牌過後的情景有點淒涼，牌桌上什麼都亂做一團，簡直像酣戰後的戰場。他站起來把毛巾丟還茶役，又挺起胸脯踱着方步了。林雄又把話頭從何志煥那邊落到他和王三身上來。他們談賭場，談私娼，他談「公安局」的弟兄們在外面作威作福的事。潘文俊找機會就輕聲對他說：

『榮記的事你一定站在陸遇平一邊了嗎？』

『是他們踢出我呀，直到動了手，才給個電話算打招呼。真是太豈有此理！』

但潘文俊更急於要知道的是拉出井島來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也沒有辦法，陳六先生偏偏又在今天走了，陸公的意思，讓井島用私人資格來談，也未始不可。假使事前得到點風聲呢，一切就好辦了！」

潘文俊明白這句話的由來，也明白林雄在自己臉上搜索的眼光，就使着性子說：

『怎麼？老兄這句話是不是指我？那就寬了，我也是到這裏才知道的，……真見鬼，大家玩手段，越玩越靈巧！』

『這才笑話了，老兄！』林雄笑開了說。『陸公要你幫忙的地方還多呢！』

窗外早已黑暗了，茶役們在後面的走廊帶了碗碟什麼的，走來走去。

林雄又摸出金鑲的蜜蠟烟嘴來裝上雪茄，走到隔壁去了。這時又走來幾個「新社」的熟客，潘文俊沒心情向他們敷衍，只給王三廝纏着要明天早車趕到上海去向陳六報告這個消息。

『事情就給井島解決了，我們並沒有什麼好處的！』王三堅持這個意志。『陸遇平會分點給我們，那一定很少，——沒味道！』

『我們見機行事不好嗎？到上海去一趟，事情不知又怎樣了！……小翠，老九，這老頭兒就只吃了婊子的虧！』潘文俊真有點生氣。

可是隔壁那間，突然聲音雜亂，經過了一兩分鐘，牌聲停住了，只聽得好幾個聲音同時問：

『給宣撫部轉呈了上去？』

『轉呈了上去！』

於是另外幾個就嘆息地：『那完了！……大家都沒有好處！』

這屋子裏諦聽着的人，簡直都屏聲息氣，這一忽兒，空間彷彿凝凍了一樣。等他們聽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大家都本能地奔向通隔壁一間的門口去，只有何志煥還在那裏。

『東西也給他們保管嗎？』那是陸遇平的聲音，那麼低沉，那麼遲緩，彷彿他全身肌肉鬆弛了，再沒有剛才笑語裏那點兒活力。

『噯，那又是老劉的主意！他不願我們占上風，就甯願如此。——到底犧牲的還只陸公一個人，損不到他們！』「公安局長」把兩手插在西裝的褲袋裏說，——悄悄地獨自向餐室去了。

『剛才我就說過一旦他們翻了臉，大家都完了，真沒意思！……』鄭伯祥伸手摸着左耳下的大疤，從門口走了回來。那獨個兒坐在藤椅上的何志煥，鼻孔裏『哼哼』地冷笑幾下，站起來只管踱方步。

空間蕩着一種古怪的岑寂氣氛，外面大廳上傳來一陣哄叫。潘文俊深深地吐一口氣，摸摸衣袋裏一大堆籌碼，開了那扇通耳房的洋門，急急地走向大廳去了。

野 外

艾 蕪

余峻廷和雷志恆兩人，沿着大路轉過一座林子，便望見遠遠的山腳底下，那個涼亭了。兩隻鶉鵲，閃着花白的翅膀，從涼亭那邊的山上飛下原野來。雷志恆剛說「廖先生怎麼還沒來？」樹林邊上鑽出一個人來，同他打招呼。雷志恆立刻歡喜地介紹給余峻廷。

「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龍成襄先生！」

余峻廷見他穿着洗過水的藍布衫子，家常的布鞋，臉子現得忠厚純樸，而且有點蒼老，正和一個農民不相上下，但眼睛里却閃着一點精明的光輝，使人感到他準是讀過書的，並不單是熟習泥土和牲口那類的粗笨事情。余峻廷因為知道涼亭上貼標語的，就是他，便無形中對他起着好感。雷志恆和他應酬幾句之後，便問道：

「你是才從城內回來的嗎？」

龍成襄和藹地應道：

「沒有進城，我同兩個學生出來走走。」

這時雷志恆才看見有兩個穿家常便服的孩子走了過來，一個手里拿着碗和刷子，一個拿着兩捲寫有大字的紅紙綠紙。雷志恆高興地問：

「你們在貼標語嗎？……」

龍成襄帶着謙和的樣子回答道：

「讀完了書，沒有事情，叫他們做點救國的工作，不管效果有沒有，藉此到可以使學生有點國家觀念，昨天兩個在涼亭上貼，今天又換兩個在樹子上貼，只要過路人打眼的地方，都想貼牠一張兩張。」

余峻廷禁不住稱贊起來，說他回到家來，連城內，都沒有看見過這麼整齊的標語。

龍成襄連說「慚愧，慚愧」，隨即邀請他們兩人到學校去演講，熱忱地說：

「外邊打仗的事情，他們那些小學生滿愛聽的，隨便你們講點好不好？」

雷志恆看一下余峻廷笑着說：

「這倒可以的，我們都可以講，只是這裏有一個人走過，我們還想等一等。」

龍成襄望一望大路說：

「還要等一陣嗎？」接着帶着嚴肅的神情，吩咐兩個小學生「你們先回去，順便在石橋

上貼他兩三張，大家好好讀書，不要玩，有不聽話的，跟我記下，我回去處罰他。」兩個小學生走了以後，他又溫和地向雷志恆小聲問：「這次回來怕要住久點吧！」

雷志恆沉吟一下，才行回答：

「打算很快地出去！」

龍成襄有些吃驚地說：

「省城不是炸得很厲害嗎？你還去！」

雷志恆勉強微笑道：

「我並不是怕轟炸才回來的！」

龍成襄關切地說：

「自然在這抗戰時候，印刷是很重要的，可是敵機天天來轟炸，怕也不能作多少事情吧！倒不如在家里住些時候再說！」

隨即舉眼望着余峻廷，彷彿這種說法，正也可以合着余峻廷的心意似的。

雷志恆揮一揮手說：

「炸彈我們不怕的，炸彈正如頭彩一樣，那會恰恰中着，只是我自己安靜不下來，每天

我看見我們的地方不斷地失掉，我們的同胞，不斷地死亡，我覺得我不能再待在後方了，你再叫我印那些請客帖子。印壽序訃文，印銀行支票單，那真要人的命。」接着便把去到前線的事情，詳詳細細講了出來。龍成襄聽的時候，時時不安地望一下余峻廷，心想這個年青人什麼都好，就是嘴巴子太留不住話，余峻廷今天上午從雷志恆嘴里知道龍成襄爲人事事謹慎，看他臉上現出的神色，懂得他這時的心情，便不禁有趣地微微地笑着。隨又感到這種微笑，是不大好的，便招呼朝拱橋那面走去。一面掉頭走了起來。龍成襄和雷志恆也就尾在後面走着。

雷志恆一面走，一面講着他的計劃，他的希望與乎他的憧憬，彷彿時時都引誘旁人，「去吧，到前方去吧，那里才有真正愉快的生活。」

三個人重又登着石級走上大石拱橋，余峻廷依着石牆停了下來，雷志恆和龍成襄也就站着，不再朝前走了。大石拱橋比田野高丈把光景，人站在高頭上，可以看見更遠的一些地方。蜿蜒在田野中的小河，兩岸稀稀排着的野樹，到遠遠山腳那邊，便顯得又小又密起來。山窪里有小柱的黑烟向深藍明靜的天空裊裊地升着，大約是有人在窯里燒着石灰或者木炭，余峻廷靜靜地望了一會，看見一隻山鷹，繞着黑煙，打了幾個盤旋，便朝田野這邊緩緩飛了

過來，在龍家村上面，繞着圈子。村後小坡，滿長着常青的樹木，濃茂蒼鬱的樣子，把列列瓦屋的村莊，也襯得格外豐饒富裕似的。緊接樹林那座樓房，脊頭塑着人物獸頭鳥尾，特別顯著的使人注意。余峻廷認得這是全縣聞名的有錢人龍成恩的房子，先前小的時候，曾對這座堂皇的建築，私下生過羨慕，覺得他將來的住宅，也該照樣修個一座。現在却越看越感到憎惡。那般有田有地，爲什麼還要爭人家的山？真是太貪得無厭了！他輕蔑地再看一眼：便不願再看了。他回頭來突然看見石橋的牆上，新貼的一張標語：「有錢出錢」！便忍不住向龍成襄瞧了一眼，見他和雷志恆都沒講話了，就微笑地說：

「龍先生你們標語真貼得起勁！不過我覺得你倒該先勸勸那位有錢的老家，多捐一點錢。」

剛才說話把臉興奮得發紅的雷志恆，正在休息着，隨便望着河水的，立即大聲責備地說：

「真的呢，放在眼前該做的工作你不做，你還去宣傳別人。」

龍成襄有些受窘地說：

「當然我也在做的。……只是我的那位哥子，出名的吝嗇人，你們都曉得的，要他捐

錢、比抽他的筋借難！」一面說，一面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爲難而又陰暗的表情。彷彿任何人碰着這樣的事情，都沒辦法一樣。接着感慨地說：「看起來募捐是一個小事情，做起來真比打仗借不容易。」

雷志恆臉上現出堅毅的表情，用勁揮一下手說：

「當然、天地間不難的事情，是沒有的……同時，我以爲人之所以可敬可愛，就是他不怕難事情，肯同難事情拚！……他這樣的有錢人萬萬不可放過他，不多擠他幾個錢來打仗，是對不起前方將士的！……老實說沒有人家在前線流血苦鬥，他借能天天穿好，吃好嗎？……借能安安逸逸住這樣的高房大屋嗎？……媽的一個錢都不肯出，這樣的東西？惹發我的脾氣，真想亂罵起來了！」雷志恆的額上，露出了青筋，顯得很是忿怒。

這使龍成襄猛的記了起來，雷志恆家正同他本家龍成恩，連年打官司，結下難解的冤仇，便不再搭嘴，只沉默一會之後，才轉換題目，向余峻廷現出很有興味的神情問道：

「余先生，你今天來的時候路上沒遇見徐松一，徐先生嗎？」

余峻廷担心會引起雷志恆更大的忿怒，也想轉換題目了，便也做出很有興趣的神情，

問：

「呵，他今天下鄉來了？我沒有遇見。」

龍成襄接着說：

「他怕出城得早，一早就到我們村上來了，那陣剛剛九點多鐘，我才上完一堂課。」

「他下鄉來察學？」

余峻廷不禁這麼認真地問，龍成襄有些想笑，但却忍住竭力一本正經地回答：

「沒有到學校，他來找我本家龍成恩的！」

聽到這麼說，余峻廷和雷志恆都不禁互相看了一眼，接着余峻廷向龍成襄問道：

「他什麼事情找你的本家？」龍成襄答道：「到還不大清楚；好像要開什麼公司吧？我

聽說他來，我去坐一會兒，看見他們在打麻將，沒說什麼我就走了！」

「那大概是來招股吧！余峻廷推測地說，接着又發出他的議論，「要是認真辦辦生產事業倒不錯，我看不久外貨就不會來的。」

「是不錯的，」龍成襄贊成一句，鄭重點點一下頭，接着又慨嘆似地說，「只是我這位本家頭腦太舊了，投資什麼的簡直不肯花一文，他甯肯讓紙票發霉，天晴的時候，一簸箕一簸箕地端出晒！」

余峻廷不禁笑了起來，嘲弄地罵：

「怎麼這樣沒眼光！我看有天紙票不值錢了，那才叫他後悔得喊皇天哩！」

龍成襄微笑地說。

「他也有他的打算！如今正託人到處跟他換花錢。」

「真是守財奴！」

余峻廷禁不住罵了一句，龍成襄搖了幾下頭然後感慨地說：

「這樣的人，倒不少哩」

余峻廷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親，立刻臉紅了起來。

龍成襄帶種埋怨的口氣，繼續說道：

「他們這些人真沒辦法！你說，日本人打來了，你硬洋怎麼挑得起走？儘你苦口婆心地

說，他一點不相信你的。」

雷志恆這才忿忿地插嘴說道：

「頂好讓日本鬼子打來，使他看看！」

龍成襄笑着說道：

「笑話得很！他們總以爲日本鬼子，就打十年百年，也不會打到這個山谷落里來的！……我說，要是全中國的人都像你們這樣子，不到半年幾月就會來燒你搶你的！……儘你怎麼說得舌蔽唇焦，他一點也不睬你的！這樣子的中國人，簡直跟他沒辦法……我倒要請教你們兩位，你們在外頭見得多，對於這樣的中國人，到底要怎樣宣傳？」

「在外頭，那就方便得多！」余峻廷接過嘴來說，「他們可以用戲劇，用電影，用報紙，用刊物，我們這里却什麼也沒有，單憑一張嘴，和一隻寫標語的筆當然極其吃力！」停了一下，又再着力地說，「我們今後倒可以在縣中辦一份報，使每個人都能夠關心國事，熱烈抗戰，……這樣我想該能收點效果！」

龍成襄很熱心地傾聽，跟着帶着回憶的神情說：

「聽說徐先生今天也在講這個事情。」

余峻廷不禁高興起來，斷定地說。

「我看徐松一怕要組織印刷公司吧，他要辦報的事情，我昨天也風聞一點點。」同時心裏便自然而然地感到，徐松一這人的確是個說幹就幹的男子，好好幫助他，一定可以做些事情。於是上午聽到他在替人打官司的那種憎惡之感到這時就無形中減淡許多了，他一向是這

樣的，主張對舊的萬不能容忍，對新的却可以遷就一些。

龍成襄又帶幾分歉然的神情望着雷志恆說：

「志恆兄，要是你不到外邊去就好了，這公司的事情正要得着你這樣內行。」

雷志恆揮下手說：

「沒有意思！」

余峻廷有些不平起來，現出挑戰的神色，屏着氣地問：

「要是他們認真辦起報來呢？」

雷志恆想不到余峻廷竟會替徐松一辯護起來，忍不住譏諷地說：

「你以為他們都會辦出一張好報麼。哼？」

余峻廷覺得雷志恆一味地抹煞後方工作，一種痛快的心情到這時簡直有些忍受不住了，馬上現出了反感的臉色，剛要發表反對的意見，龍成襄卻趕上說道：

「我以為只要請有好的編輯，也會辦好的。」

雷志恆大大地搖一下頭說：

「他請得着什麼好編輯嘛，好的編輯不會來我們這個小地方的。」

龍成襄沉思地點一點頭說：

「是倒是囉！」

余峻廷只得冷笑道：

「事先是莫要那麼斷定吧？等辦出來我們即再看看！」

龍成襄隨即表示同意道：

「是，是，事實才是最雄辯的！」

雷志恆看看余峻廷的臉色，和聽他冷笑的聲音，暗自想道：

「到底是親戚的關係，看得重些！」他不願再辯駁下去了，只是漫聲應道：「好吧，我們且看事實！」

龍成襄看看太陽已在偏西了，便告辭回去。他那臉上顯示的神情，好像在說：「算了吧。再辯論下去，我們真會吵了起來！」雷志恆也就漸次覺得自己的語鋒太重，不免有些傷人的地方，尤其時時提防着不要同余峻廷鬧得激烈了，結果却違反了自己的心意惹得對方不快起來。龍成襄走後，他單獨和余峻廷在一道，一種歉然的心情，便來侵襲他了。他希望有人走來，就朝大路上望望，仍然沒有騎馬的影子，幾個挑空籬筐的鄉下人在走着，於是又朝

小河的下流，隨便看看，不遠處有個人在拿着褐色的漁網，在河邊拋下水去，每回拉起網子的時候，網子上滴落淋漓的水珠和一條條銀白的小魚便映着偏西的陽光，閃躍地送了過來，雷志恆見那人是雷吉生，便高興地喊道：

「我們去看他打漁吧！」

余峻廷也已看到了，就尾着雷志恆去。他也無心再等廖進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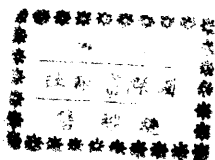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6263B

有 所 權 販
印 翻 准 不

選 說 小 戰 抗



發 行 者

文 藝 書 屋

印 刷 者

華 豐 印 刷 鑄 字 所

電 話 九〇三五八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元

幣 法 價 實

版 初 月 一 十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書店
1	
售價	0.20